皇清經解續編

善仁12
698
301

12
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十三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定公經傳第十補注第二十三　定公亦襄公子昭公弟公子宋也以敬王十一年卽位

元年春王三月徐邈曰案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補曰凡執史皆書月而此之仍史文書月者其義不從執起徐注是也或疑執仲幾若適在正月又此年或竟春無事豈得無正此皆文外巧辯非所疑也舊本三月二字退在下晉人上以王字斷句與桓元年同誤今改正之并移下條徐注於此公羊此年亦以王字斷句孔廣森本改正**不言正月定無正也**補曰言十二公惟定無正隱雖十年無正元年猶有之**定之無正何也**補曰始據莊公有正月**昭公之終非正終也**死在外故**定之始非正始也**謂卽位卽位者一國之始定卽位不在正月是非正始故無正凡元年之正月爲卽位書也莊雖不書卽位而正月實卽位故桓

非正終而莊猶正始是以有正月**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補曰上言非此言無則此謂春秋之立文也言春秋於昭定終始之際因事見義昭無正終之文故定亦無正始之文明後君當念先君不得安然自正其位也凡非繼正爲君者有正月則以不書正月爲義言不忍即位也無正月則以不書即位爲義言不敢同於正始也**不言即位喪在外也**補曰此又承上定之始非正始言之正月所以不即位故不言即位與莊不即位者緣喪在外未殯也明定實理也傳申言此者因以見正月以著義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疏曰薄氏駁云仲幾之罪自當委之王吏非晉人所執故傳云不正其執不書所歸補曰此本杜預也在他處並可言歸若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復何得言歸于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通乎范荅云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爲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故譏之非言其不可以執晉執曹衞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國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若使歸于京師與執諸侯同是君臣無別也今直以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通上言城成周序仲幾於會此言歸于京師其言足證天王居成周下稱晉人執宋仲幾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故譏之非言其不可以執晉執曹衞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國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若

晉侯使士匄乞師于魯疏曰薄氏駁云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云不正其執不書所歸補曰此本杜預也在他處並可言歸若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復何得言歸于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通乎范荅云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爲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故譏之非言其不可以執晉執曹衞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國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若

使歸于京師與執諸侯同是君臣無別也今直以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通上言城成周序仲幾於會此言歸于京師其言足證天王居成周下稱晉人執宋仲幾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故譏之非言其不可以執晉執曹衞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國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若異其傳而語殊不安范用杜而力申之皆飾說也今備錄以見其失當以薄叔元義爲長○撰異曰此幾公羊或作機此大夫**補曰文承上城足明其爲晉大夫此字下各本衍其字今依唐石經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俞皐集傳釋義本刪正**其曰人何也微之也**補曰疏曰大夫當稱名而大夫大夫相執不書書則微之相執無稱名之例因此見義明故傳云云非謂大夫相執得見於經所見微之見伯討失**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補曰疏曰仲幾雖逆命當歸王之有司今晉大夫執人於尊者之側故地于京師以見尊稱人以見微**不與大夫之伯討也**補曰疏曰諸侯執人稱侯以執者非伯討稱人以執者爲伯討者伯討宜施諸侯若大夫則不得也李廉曰此條以事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文丞案公羊謂仲幾不衰城與左傳同衰謂差次受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補曰左傳曰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云云殯然後卽位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補曰丁卯殯然後戊辰卽位此句解經已了下文反覆申明之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補曰無正月不卽位是無以正以正者不卽位則不言公卽位而公故書曰公之喪也此解上公字蘇轍得其意言卽位是無故公也補曰文公成公等正月言公卽位所謂公者非文與彼相當解下公字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卽位補曰後君所受起下四句意也注非也位者先君所授後君所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卽位二句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補曰申上踰年不言卽位二句此自通凡卽位者言先君無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補曰謂謹日公羊曰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雖同而時義有別理有所見必有意故曰不可不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補曰疏見公卽位何以日也據未有日者戊辰

之日然後卽位也補曰言其遲緩失正月卽位時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癸亥去戊辰六日怪不卽位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日卽位補曰君先正君乎國卽下引沈子正棺椑閒語是其事也以三日夷而經爲節者蓋沈子大明卽位必於殯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也兩楹之閒南面之君聽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之處補曰何休曰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死于北墉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閒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卽位文丞案上傳言殯然後卽位謂五日殯而成服也而此言正棺兩楹之閒以三日夷而經爲節者蓋沈子大概言之耳鄭君以爲正棺卽殯故雜記注曰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閒尸亦倚之於此皆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閒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孔廣森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閒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卽殷法也鄭禮注及孔說俱有理故並述焉書顧命成王

以四月乙丑崩于路寢大保逆子釗不言逆王至大斂之明日癸酉布設既畢將授冊命始稱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及受冊命畢乃稱王出在應門之內白虎通以爲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也然則殯而即位者天子亦然明魯他公皆然但他公既有殯後即位之禮又有元年正月即位之事定公值事之變葉夢得謂以喪次之嗣位遂正朝廟之君位是其異也杜預釋例曰昭公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年其說是也公羊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與此文互異俞樾語予彼定字亦當讀爲正書堯典定四時史記作正國語正卒伍漢書作定二字古多通用也公羊與穀梁文雖互異義實相同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閒如此何休既失定字之讀孔廣森尤不然矣

內之大事曰補曰如公夫人薨葬之屬**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曰何也**補曰問凡正月即位者**何以不謹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補曰元年即位必在三朝月正元日著自帝典言正月足明其爲朔矣本非日事不須遇朔言朔**此則其曰何也**補曰怪獨謹此**著之也**欲所見**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補曰不謹日則無以見其危**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補曰云是焉或作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於此危文又因見義義者下文所以輕踰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補曰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補曰弔周喪必諸侯自親之以有父喪未殯故不弔疏曰既殯君乃奔喪也先殯其父後奔天子喪者亦是不奪人之親門外之治義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至如伯禽越紼赴金革之重不拘此例文烝案傳以魯人述魯事不知其當何王何公觀此傳則知經所書大夫弔者非禮又因知會葬亦當親往而經所書葬或大夫或卑者皆非禮矣五經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愼謹案易下邳待其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也容說爲近禮**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周道尚明無愧于不往補曰鄭

君詩箋曰下猶後也成康周道之盛左傳曰成康王息民**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補曰定公爲昭公弟以弟繼兄猶以子繼父其義不異也自周人有喪至此又申上未殯四句意前篇言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義斷恩也此言君雖至尊不敢去父殯而往弔恩掩義也○考諸喪服傳於父於天子於君妻於夫妾於君皆曰至尊也於祖父母於曾祖父母亦曰至尊也於母對至尊言曰私尊也於妻曰至親也凡尊親之理以是而推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補曰左傳季孫葬昭公於墓道南孔爲昭亦書葬則隱閔之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方苞以舊史以葬不成禮而不書之不書葬非不書明矣

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補曰重釋例者將詳論雩道故重釋以發端**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之爲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補曰雩字下之字上各本又衍則非禮可知秋禾雩字今依唐石經余本張洽集註俞皋集傳釋義本刪正**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邵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畢補曰明凡書秋者皆七月**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補曰艾穫也疏曰是月不雨則無及者謂八月求雨雩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有食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無及者人情之意欲其有得故以仲秋言月季秋言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補曰人無禮無以立禮之行以辭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補曰舍釋也置也案此與乞爲重辭求爲得不得未可知之辭義皆相貫程子不爲妻求封或問今人陳乞恩例以爲本分曰只爲而今道慣乞字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讀傳宜知此意**焉請哉請乎應上公**補曰傳曰

疏曰魯與天子同雩上帝旣雩及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故言請乎應上公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也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補曰生通陰陽歿而爲神謂之神人也物曰怪人曰神相似而異風俗通引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申卽信字明無可疑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謂君必爲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誇不敢願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辭也補曰案成七年疏曰鄭釋廢疾去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故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與此注七句同唯大旱作天旱何誇作何依此疏曰考異郵說僖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此注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託猶假寄補之者前通論請道之重此專指君親請禱之重案傳惟言八月九月爲雩之正不言孟夏之雩者龍見常祀非是旱雩經無書六月雩者故傳亦不及也疏曰聖人重請請必爲民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夏祈穀必先嚴其犧牲具其器物謹脩其禮冀精誠有感故一時盡力專心求請求請不得失時時在孟夏之節是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時

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乃是脩雩之節也立煬宮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日與武宮異故發之范例宮廟有五文有詳略見功有輕重丹楹功少故書時刻桷功重故錄月范荅薄氏云考宮書月此丹楹爲重武宮書日者范云始築之事煬宮不日此武宮爲以立言之在不宜立中不宜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魯公伯禽子考公酋考公弟煬公熙立者不宜立者也冬十月隕霜殺菽建酉之月隕預也何休曰菽保歲易爲宜廣雅小豆別名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也○撰異曰菽左氏又作叔苔也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陸淳纂例本作叔云公羊作菽可以殺而殺舉重殺草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補曰此本杜知不殺草是也補曰重發傳者各有所主其曰菽舉重也補曰申言以結之疏曰隕霜二文不同故范特爲一例文烝案傳釋二文甚明公羊皆謂之記異此是災菽而以休遂以爲獨殺菽不殺他物杜謂引集義曰誤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補曰此本杜預也明堂位說魯制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門者以此門兩旁有庫也爾雅曰觀謂之闕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雙闕即兩觀也兩觀故也爾雅三門鄭君曰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應門鄭君曰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之門三門與此經雉門即周禮左傳之象魏以其中央闕然爲道而其上縣法象狀巍巍然高大使萬民觀之故曰闕曰象魏魏曰觀也亦即禮記之臺門左傳之門臺蓋兩邊築閣爲基基上起屋謂之臺門亦曰門臺也公羊載子家駒對昭公以魯兩觀爲僭天子禮何休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準此言之魯雉門既加天子制而兩觀又直僭天子也何氏說此經以爲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定公不去其失故天災之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今魯過制故致天災說與何同劉雖不言兩觀爲僭當亦不異公羊也○劉敞以爲天子三門戴震申之謂天子有皐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之中門異其名殊其等門數則同皆三朝皆三門也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災及兩觀鄭嗣曰據災實從雉門起應言雉門災及兩觀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始災者兩觀也鄭嗣曰今以災在兩觀下使若兩觀始災者不以雉門親災補曰公羊曰主災者兩觀也何休曰時災從兩觀起又曰兩觀微也不以微及大也何休曰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先言雉門尊尊也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親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爾補曰注三引鄭嗣以存異說范意則與何休同也劉敞曰春秋辯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覩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補曰月者重其作何休曰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災而更脩嫌與作南門異故發傳以同之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不正謂更廣大之不合法度也何也據當譏而以雉門親新作之下

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改舊雖不合正脩飾美好之事差可以雖門親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補曰左氏賈逵注曰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譴罪己劉炫謂公以六月卽位此年便往於事未爲緩晉何以辭之此後更無謝罪之處明年會次依常乃復之意不可縣知劉說是也但其事不可知其義則亦當以恥之爲義從舊有疾之例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疏曰昭公四如晉幷有疾爲五皆不月公不入晉則無危也昭卽位二年而脩朝禮乃爲季氏所譖使不得入公無危懼之意猶數數脩朝於晉晉雖不受朝公無危懼而反非必季氏所譖公有負於晉而心內畏懼故危文何以危朝公懼而反非必季氏所譖公有負於晉而心內畏懼故危

錄之文丞案昭既無危文孔說爲允

定乎疏說紓蔓而鑿孔說爲允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撰異曰三月左氏及唐石經公羊磨改作二月徐彥曰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補曰當云地闕邾本子爵不日者哀元年何忌伐邾渝盟而喪未踰年亦稱子辭窮則同也作蓋以昧是公盟此是大夫盟故特異之○撰異曰拔公羊作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補曰地而後侵疑辭也與袁同滕班在頓胡下與昭四年異月者義見昭四年注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補曰凡書殺之也殺則書殺若君死於其位則但書滅國舉滅爲重也滅卑國例月此日者爲以其君歸後文許頓胡三國亦同也曹邾書入故或日或不日○撰異曰姓左氏又作生公羊姓上有歸字後並同段玉裁曰歸姓卽歸生也音義三姓字皆音生一音如字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皋鼬地名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補曰此當云鄭地注首二句本杜預齊國夏亦包在內陸渾劉敞說非也○撰異曰皋鼬公羊作浩油陸渾蠻例公羊作浩由案鹽鐵論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强楚故復者更謀也補曰疏曰案傳例地而伐疑辭今經言會于召陵侵楚則疑於前會不關於後而云志於後會後志疑者楚當時爲吳所困削弱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十有九國衆力之彊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郟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公疑於楚强是謂無勇故會盟二文並見魯公外內之疑兩顯文丞案傳解經加言公及也凡前目後凡之文言諸侯之大夫名氏言諸侯則內不別出大夫名氏言公會諸侯其上無公是後至之例也僖之篇盟薄盟宋皆言公及一事也而再出公與後至書文今此上既言公會又言公於後會矣公實不後而志於後者其會之文不異是明公志於後也上地而後侵見晉之疑此復出公志有所疑謂楚不可侵也上地而後侵見晉之疑此復出公見公之疑內外互見明會盟皆不足善其後晉不救蔡致使請救於吳晉無能甚矣以王臣之重十八國之衆而從諭盟不日之例則春秋之意不可見乎書及者上言公會明外爲主故此從以內及外常文也陳則通曰白幽以後伯主之大盟皆書會天下有伯而諸侯始合也至皋鼬書及天下無伯而諸侯始散也陳說亦得兼通鹽鐵論曰春秋存君在楚詰鼬之會書公殆夷狄也彼意謂侵楚有危爲公危錄蓋用公羊家舊說與傳異也傳一事二字各本誤作後一字涉下二句而誤義不可通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改正

杞伯成卒于會○撰異曰成戊或又作戊音忒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補曰容城楚地

秋七月公至自會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實亦未滿二時月者何休曰爲下劉卷卒

劉卷卒劉采地補曰此注贅劉敞曰何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稱侯嗣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文丞案劉云大夫不世卒爵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主人之事也文丞案劉云大夫不世皆王制文與公羊言大夫不得世世卿非禮合左氏說卿大夫皆世父祿賢則世位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左氏義爲備傳云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故卒不言爵所以相別趙匡得之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者

謂之寰內諸侯雖賢猶不當卒補曰書禹貢說虞夏之制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甸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胡渭曰男始言邦則王官唯得以本爵稱邦可知　天王崩爲諸侯主也　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爲諸侯主所以爲賢補曰疏曰傳又云爲諸侯主故書卒則書卒不關其賢而范例云非列土諸侯而書卒者賢之也賢之一文而義當兩用上言不卒而得書卒之意下言賢猶不當卒以其爲諸侯主明賢之義故得書卒反覆二事皆是爲賢故例復云賢之文烝案史書卒者彼來赴也故君子取其義而傳明之也王崩爲主者前此多有其卒皆不赴也彼來赴者以其嘗爲我主也故魯今此會盟相接近在本年情尤親故赴也不曰者卒之已是加錄不復須日故略去舊文與王子虎同也尹氏亦爲主而日者甫爲主而卽卒恩痛尤深故不去日也傳於尹氏曰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於此曰天王崩爲諸侯主互文而同義公羊於尹氏曰天王崩諸侯之主於此曰我主之亦互文而同義也何休孔廣森遂滋異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補曰昭十二年狄晉此承楚圍蔡伐陳亦是狄鄭之後爲平有國滅之禍輕重異也文從平文猶襄二十五年鄭公孫夏不滅較輕重非經意○撰異曰文烝案前篇狄晉其義深遠但以滅作圍虞公羊或作吳案古讀虞若吳

葬劉文公　補曰疏曰葬之者明亦爲賢之有采地比之畿外諸侯故書葬文烝案以賢錄葬異之於尹氏王子虎或尹氏王子虎魯不會史所本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補曰吳楚交兵楚主吳客反以吳及楚者吳爲蔡以順蔡侯之文吳初進稱子又順進文也此此戰楚囊瓦帥師不稱及楚囊瓦帥師戰但略稱楚人敗乃稱師下出奔乃見囊瓦名氏皆從城濮例者皆順及文也順之者盈之也後有存楚文則此不嫌抑楚非也伯舉楚地○撰異曰伯左氏作柏古通用舉公羊作莒陸淳纂例唯云公羊作伯莒　吳其稱子何也　補曰何休曰以蔡侯之以之據滅徐稱國公羊作莒貴謂子也補曰李廉曰宋以四國公以楚師傳舉其貴者也　皆曰以者不以云云此曰舉其貴則又變不以

之例蓋所以雖同而事則異觀於吳進書爵則無譏矣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案此說與家鉉翁同　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　補曰據公會吳伐齊不舉貴者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　補曰攘卻也能憂中國善行可進故因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　補曰君爲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　補曰君爲匹夫興師是虧君義言輕君而重父也　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　正是日謂昭公始朝楚之日補曰正當也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　南郢楚都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　用事者禱漢水神補曰公羊曰用事乎河傳聞誤　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　補曰老子曰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又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補曰何休曰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　爲是興師而伐楚　補曰何休曰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文烝案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疏曰傳稱子胥云虧君之義復父之讐未論子胥是非公羊左氏論難紛然賈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何休亦有脣齒其於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終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其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忠臣出自孝子孝子必稱忠臣今子胥因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道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兩端之間論忠臣則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藉吳國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大道傳舉見其爲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屈夷狄非

直申子胥之情不嫌子胥得善也何以不言救也據實救蔡補曰伐楚所以救蔡也救大也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補曰疏曰案狄救齊亦是善事而得書救者狄雖書救未得稱人許夷狄不使頓備也今吳既進稱子復書曰救便與中國齊蹤故不與救若書救當言吳子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文丞案不書其救而書蔡侯之以仍不沒其救之實也舉其貴以進之又不言救以抑之猶宣十一年明楚之討有罪又不使夷狄爲中國皆經世之深意也

楚囊瓦出奔鄭知見伐由己故懼而出奔補曰輕戰而奔見其逃軍與先蔑同義言出者從伯舉去猶楚竟也杜預京相璠輿地之學自當別爲一家而某地屬某國則治經者宜知

庚辰吳入楚○撰異曰楚左氏作郢案凡入國皆書國獨此以都地名書劉知幾曰豈左氏之本獨爲謬歟陸淳曰誤也汪克寬曰恐因昭三十一年傳吳其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於後十五年亦曰吳之入楚也則當作楚

入易無楚也補曰傳例曰入惡入者也此文去子從狄稱易惡入可知不假其日故知日入易無楚也

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嗣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亢御之者若曰無人也補曰周禮小胥鄭眾注曰軒縣三面其形曲鄭君曰去南面一辟王也

何以不言滅也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

欲存楚也補曰昭王自書入又欲見其不滅

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補曰邑國也散文通左傳楚鬬廉曰虞四邑之至郢西涉雎也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亾先君之邑補曰邑國也散文通左傳杜預曰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

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補曰且將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凡言入者皆居於州島之上與其曲隈中也案此陸贄所謂楚昭以善言復國也故勸德

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補曰此者宗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卒使遠近感奮用定唐之多難

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不如楚雍曰吳勝而驕楚敗而奮補曰案吳闔廬時孫武典兵仁義機權其法詳備而楚文昭時囊瓦貪狠而楚能存故欲存楚貢子曰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酲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之本故淮南子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又曰兵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

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立也補曰因楚能存故欲復

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於寇闔閭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何以謂之吳也據戰稱子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吳所以反狄也自虎通論周代五霸秦穆吳闔閭夫差有欲妻楚王之母者補曰王母伯嬴也闔閭劉向列女傳載其事差者承上語辭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補曰公羊同左傳亦有其事秦穆爲晉所敗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所以爲狄也吳入楚君妻妻大夫並列春秋於二君但有狄文何霸之足云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撰異曰三月公羊作正月例所據已誤

夏歸粟于蔡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圍饑故諸侯歸之粟補曰此本杜預杜無侯比以下六字當刪之末句杜作魯歸杜誤也粟者禾實也粟實曰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補曰周禮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鄭君曰移民辟災就賤孰歸之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歸粟于蔡是也

諸侯也補曰葢魯亦在內不言歸之者專辭也不言歸之者主名若不在亦然義通也言此是通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補曰注非也義通者引而近之言此是諸侯公義之舉春秋引而近之比諸內事猶次陘內桓師深美之也此申上句幷通前篇三專辭言之

於越入吳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補曰此記越事也逸周書王會有於越明其國本自稱於越與楚吳稱之異前自楚吳言之故曰越此自越言之故曰於越皆從主人也陳岳劉敞戴溪李廉汪克寬說近是越入皆無月日皆略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例曰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昭公而桓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貶補曰此本鄭君釋廢疾見隱元年疏其說非也定固不以意如爲罪人而書日以卒非欲見此意也翬不去公子固明桓不以爲罪人而翬弒君意如逐君翬不書卒意如書

日以卒非所以爲比也如其說則叔孫得臣宣亦不以爲罪
入何以不書日之意不論其君之以爲罪否也書日
自是常例所以從常例者前書意如會荀櫟荀櫟唁公則逐
君事已有所見不嫌得無惡故此得仍史文從常例也叔孫
得臣與聞乎弒君而其惡未有所見故須去日以著之公子
益師俠之惡又不止入極恐其不明故
皆去日公子牙之惡亦無所見而從常例書日者彼順下諱
文其諱者亦以其有所見也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
未至丙申卒于房不書于房從貍蜃例
者行東野非公家之事史本不地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補曰不敢諾之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子叔孫成子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補曰陳則
魯而誤於魯黃恃齊而誤於齊許恃楚而誤於楚可爲通曰紀恃
恃人而人不足恃者之戒○撰異曰速公羊作遬後同

二月公侵鄭補曰陳傳良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
將者八十年矣至是而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
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矣趙鵬飛曰魯自舍中軍後軍皆棄三家公無一旅之眾

今意如死定公復自將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師圍成皆以師
行黃仲炎曰蓋三家之謀使其君親將也文烝案月者危之
危之者以晉
初失鄭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補曰斯意如
子季桓子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大夫稱家三家季孫叔孫仲孫
譏公不務德政也三家修張故公懼而脩內城
恃城以自固或曰非外民也補曰或說謂與
成九年同義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何忌宵所未詳公
羊傳曰譏二名補曰此注舊在上如
晉下其首句之文云仲孫忌而曰仲孫忌宵所未詳公
耳今移正之范引公羊非也唐虞有咎繇許慎言文武賢臣
有散宜生蘇忿生經必不譏二名又必不於一人一事譏之
或謂如夏五傳疑之例又非也地名人名不得假以示闕疑
之義且同時之人非隱桓遠日比也此蓋聖門相傳二尺四
寸之策本少一字莫敢增益與蔡侯東正同前已論之矣杜

預曰鄆貳於齊○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仲孫忌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率師侵衛傳亦云譏二名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葢誤段玉裁曰定六年夏曰仲孫何忌冬則曰仲孫忌哀七年曰魏曼多十三年則曰魏多故公羊釋之今本左穀經定六年冬仲孫忌皆不誤哀十三年皆有曼字葢誤衍也文烝案唐石經穀梁此處又衍何字猶音義載桓十四年夏五有衍月字者皆寫者之不愼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補曰鹹衛地陳傅良曰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文烝案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自此而沙曲濮凡三盟皆諸侯叛晉之事故皆略之甚從邢鹿上夷陵衛人及狄盟之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沙地補曰當云衛地○撰異曰公羊作沙澤與成十二年同左氏彼經傳皆曰瑣澤此傳曰瑣

大雩補曰下有九月大雩雖言雩不嫌已得雨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補曰明至此乃得雨也若此雩猶不得雨則兩大雩皆不書當如宣七年書秋大旱矣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補曰此本杜預

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惡之也補曰此發往月致時之通例因重明往時致月之例也知是特發往月致時例者案左氏賈逵注曰還至不月爲曹伯卒月賈明於穀梁必用穀梁家之義明此年兩侵兩致皆是往月致時之例而傳

特發之凡公如某公至在正月者例皆書月苟非危之則書月猶書時此正月一侵一致侵自以月爲義致自以時爲義不足疑也莊二十三年通說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未著往月致時之文則此傳之爲往月致時特發例尤足明也傳以此二侵在一時之閒往致四文皆相承接有異凡常故特發以明例莊二十三年傳曰致月故也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危致郎故惡之郎有懼重說之以見一經全例又錯其文於上下者危往甚於危致惡之又甚於危往故次第言之二侵皆爲危者以晉初失齊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補曰許翰曰宣以後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文烝案自此後不言某鄙矣

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也補曰此晉士䘏救我之師公逆會之也不以善辭書救我者杜預以爲齊師已去未入竟也不言公會晉士䘏者公不會大夫又不如嬰齊後有屈文也不從包來之例言公會晉人者兵會非好會也此與趙盾稱師同而不同杜謂曰若言晉士䘏則無以見其帥師高閟然曰使書晉救似齊師因救而解使書會晉士䘏似期會而非因救我必如是而後見事實也宣元年趙盾救陳亦未逮救而書者不書則不知棐林之晉師爲救陳而至以四國同會無適主也此言公會晉士䘏者公不會大夫又不如嬰齊後有已明也彼書四國會于棐林雖言救而未逮救亦明也

公至自瓦補曰凡會大夫皆不致此致者兵會非好會重其事故從離會危致之例以地致也危之者晉親失諸侯是其事危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䘏帥師侵鄭遂侵衛補曰兩事蓋並受命直爲繼事辭不郟同文明外與內異例也沈棐曰定哀之閒晉不足以主盟征伐四起交亂天下國君弱於大夫齊晉夷於魯衛○撰異從公子遂盟暴之例一與季孫宿入曰公羊作趙䘏

葬曹靖公○撰異曰靖公羊作竫亦或作靖案說文竫亭安也靖立竫也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文公逆祀今還順補曰公羊曰從祀者何順祀也葉夢得曰古者謂從爲順橫爲逆何休曰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何氏訓祀與說文同以先公專屬閔僖未是先公者統辭也服虔曰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賈公彥周禮冢人疏以爲兄弟別昭穆既躋僖則於後諸公昭穆皆亂也趙汸曰前言躋則後爲降後言從則前爲逆互文見義文承案左傳曰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杜預謂於僖廟行順祀此於傳文不合又無其理也順祀者禘於大廟正閔僖之昭穆時僖廟雖不毀實在毀數故閔從穆班則僖在昭而文在穆矣大廟之外又禘於宣成襄昭四親廟各更其昭穆而世室及煬宮武宮桓宮僖宮當皆各禘焉傳獨舉僖公辛卯爲十月二日若順祀在曲濮盟後或左傳月日重而春秋或月或時焉則謂春秋不以時月日爲例者妄矣當定之世而不日不月焉則謂策書久遠遺落不與近同者又妄矣從祀下連盜文明陽虎爲之此陳師道王沿杜謂等說

盜竊寶玉大弓 補曰季氏之宰陽虎竊於季氏家見下傳寶玉者封圭也 始封之圭補曰詩言宣王命申伯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曰寶瑞也案周禮有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六者皆爲瑞皆當謂之寶玉此寶玉爲魯封圭其是信圭與否無以言之或成王褒大魯國特用桓圭或魯得用天子禮亦爲鎮圭也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其解寶字與毛異義鄭以爾雅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卽詩介字乃是王之鎮圭韓奕之介圭爲韓之所貢故改毛義如鄭言則惟鎮圭稱寶玉矣凡瑞玉鎮圭長尺二寸桓圭九寸穀璧蒲璧皆五寸鄭君周禮注曰瑞符信也何休說公羊曰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 補曰詩言大者力千斤杜預曰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案此本劉歆以來左氏說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何休曰是武王征伐之弓補曰明堂位曰周公受賜藏之魯周公受賜於周藏之魯者欲世世子孫無忘周大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復八錫之也 補曰疏曰經言盜而發傳例經亦無應之或說非其所以與人謂之亾亾失也補曰疏曰經言盜而發傳例經亦無應之今因周公其時以王命賜寶玉大弓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玉大弓

梁伯可以應其義文丞案如疏前解當以有或二言贈賄二事爲比也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補曰案何休曰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疑此謂之盜當爲謂之竊涉後哀四年傳而誤假馬事見韓詩外傳新序○家鉉翁曰此一事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人謀國爲事之最重而當書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蘧卒○撰異曰蘧公羊作噩

得寶玉大弓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補曰杜意本公羊也左傳例曰竊者失之也獲器用曰得劉敞曰向曰竊者失也其不地何也補曰疏曰據皆蒙上戰地獲宋華元等以見失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曰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況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曰其地補曰注非也家者季氏之家季氏專魯取寶玉大弓藏於家陽虎從而竊之經以國寶在季氏家爲羞故不曰言所從竊之地也上問不地本謂文無可蒙此三句乃論上竊不地之意非論得之之地下文云堤下者又別自起義也何休說公羊謂季氏逐昭公後取寶玉藏於其家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其事與左傳不同惡得之惡於何也補曰小爾雅曰惡乎於何也公羊檀弓注並同宋翔鳳曰於何合言爲惡或言惡乎言有長短緩急得之皆蒙上戰地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曰其地補曰注非也家者季氏之家季氏專魯取寶玉大弓藏於家陽虎從而竊之經以國寶在季氏家爲羞故不曰言所從竊之地也上問不地本謂文無可蒙此三句乃論上竊不地之意非論得之之地下文云堤下者又別自起

堤下補曰玉篇引劉兆注曰堤緣邊也文丞案堤本作隄說文防隄也隄唐也玉篇隄塘也橋也爾雅曰隄謂之梁李巡曰隄防也障也然則隄者積土高爲之以障外水其名亦通於橋梁也言得之堤下則非陽虎所歸矣或曰陽虎以解眾也補曰疏曰或曰之義以爲得非魯力也陽虎書而記之文丞案如疏說解當爲解說之義或是解散眾人之追又或承堤下說讀爲解壞之解謂虎置之堤下以怠追者也何休說公後魯乃討虎孫復曰不曰盜歸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補曰畏晉也

秦伯卒補曰上無月則時卒也疑康公共公桓公景公亦皆在時卒例與楚及莒吳皆不同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補曰此本杜預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補曰頰谷蓋齊地○撰異曰頰左氏作夾下同

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 雍曰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眞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眞是是非紛錯則未有是非不同故曰離離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則不足致之于宗廟補曰例當書至君子以爲不足致何爲致也危之也 補曰例當月爲危例不致者以致爲危 危之則以地致何也 補曰據猶當言會 爲危之也 補曰危之若其不成會 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 補曰相相會儀時重孔子知禮蓋使攝卿以行如論語賓退復命亦是攝上擯賈公彥謂與此同知者慮義者行春秋之會此爲最善案史記世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又爲司寇而戰國策奉陽君云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明上年虎亂既平乃反魯而仕也左傳孟子擅弓皆言孔子爲司寇 兩君就壇兩相揖 將欲行盟會之禮補曰公羊莊十三年何休注曰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揖者推手 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羣呼曰譟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階壇之階補曰歷階謂左右足相過不連步急於上也檀弓曰杜蕢入寢歷階而升燕禮記作栗階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謂惟上二等足各一發其下猶連步此會壇之階未知同異 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 兩君合會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故謂之夷狄之民據左傳謂萊人也上文鼓譟者卽萊兵之官使禦止之補曰夷狄之民據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補曰夷狄之民據左傳謂萊人也上文鼓譟者卽萊

君之幕下 優俳施其名也幕帳欲嗤笑魯君補曰國語晉獻公之優曰施此同名也左傳虢齊並有史囂鄭衛並有行人子羽又衛有祝佗晏子春秋齊亦有之復有行人子羽蓋古人官職同者名字或相因矣陸賈新語載此事作優旃亦與史記楚優同名也周禮注曰在旁曰幕幄中坐上承塵曰帟皆以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幕之新語又曰倣戲欲繒爲之

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 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 補曰急就篇曰倡優俳笑者戲謔 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 補曰後人或疑此事謂爲已甚非也魯爲齊弱已久時見萊兵既卻使優施害公戲笑而舞意不在舞與史記項莊舞劍相似陸生所謂候隙也夫子先事誅之隱折强鄰好惡之謀明正匹夫熒惑之罪不如是則先王無刑罰而聖人將率其君爲宋襄公矣張九成嘗謂孔子卻萊人戮侏儒比之大禹周公盛矣哉文烝以爲聖人之事固非一端故曰焉用殺又曰刑罰中曰軍旅未學又曰我戰則克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補曰後人或疑此事謂爲已甚非也魯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補曰杜預曰三邑皆汶陽田文烝案鄆讙二邑名田字專繫龜陰北之田也三者皆在汶水北除彥以賈服意分別出邑是也其曲解何注四邑非也徐

以爲注出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今檢新語亦云四邑殆諸書誤耳蓋者辜較之辭胡安國本劉敞說謂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强眾不與焉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補曰古者武備之設不以文事而廢傳言因是可以見古者之法而孔子之有備亦於此會見之也案此會雖危因孔子而無危還從危文與唐彀瓦黃不別者下有歸田文則此之危而獲安昭然可見不嫌與唐彀瓦黃相同故可書至也○此傳與左氏有同有異而文事武備之說正所謂行古人之道者其陳義甚大其述事獨眞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夫子學文武之道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楊子法言所謂魯作東周卽莊子所謂行周於魯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撰異曰說文邑部引春秋傳齊人來歸鄲此之字衍文涉上傳誤衍也

左氏公羊皆無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叔孫氏邑補曰州仇不敢子叔孫武叔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撰異曰此邸公羊作費徐彥曰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爲邸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陸淳曰公羊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宋樂大心出奔曹○撰異曰公羊此世心徐彥疏曰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爲左氏穀梁作大字宋公子地出奔陳○撰異曰地公羊作池下同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地名補曰當云地闕○撰異曰公羊作會于鞏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辰爲佗所强故曰暨補曰傳例曰以外及內曰暨言暨則以佗彄爲主故仲佗上復加宋○撰異曰左氏直作暨仲佗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五字傳文又衍宋公之弟辰五字今並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未失其弟也言辰未有失其爲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補曰未失其弟故爲親之辭并解上也

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補曰上言暨明非辰志故此也重發傳者仍從以尊及卑之常例不嫌上言暨故也

自陳陳有奉焉爾

入于蕭以叛蕭宋邑補曰本蕭國楚所滅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補曰疏曰案辰以前年出奔離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叛國之罪失弟之道彰於經文而曰未失何也公不能制御彄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脅以外奔故著暨以表弟而使二卿亦可知矣今而入國兩子之情非辰之意書及以辨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也由二卿入蕭之叛專歸仲石故重發例以明無罪文烝案疏說非也辰固未失弟道而入邑以叛安得無罪辰及佗彄地無優劣也傳以辰未失弟道嫌言自言入言以言叛與他處有異故皆重發例以同之劉敞引表記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此得其旨叛則位不復可知故不言復入也不以下今依呂本中集解本張治集註補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謹嚴此類最著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補曰此本杜預注亦卽何休注說也春秋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月者亦有惡矣葢不能相結以信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其說不月義非也平者以道成也互下有莅盟豈不能結信乎此與上年及齊平相承相對彼平而公會既從正例月此平之矣昭七年暨齊平亦大夫莅盟而月足明不月爲變例若左氏載續經哀十五年及齊平文承冬下則史以齊魯事屬見故略之耳鹽鐵論曰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後仕三月猶公羊於歸田隳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案桓寬言前仕三月不違也齊既服義魯復無患所費兩傳兩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齊既服義魯復無患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葢此時之言也國家閒暇則專意內治故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自說司寇之官亦足知春秋之志也○凡不和而訟無施而可故事大比小親仁善鄰亦無訟之道也兒善訟飲食必訟訟者亂之所起外內無訟則大平功成矣此所謂定哀之閒著治大平者也春秋以平二國書而內治可推焉論語以治一官言而王道可見焉

叔還如鄭莅盟

補曰叔還叔弓魯孫成子也前定之盟不日此平同月

與會頰谷文相當會不月故盟亦不月又或與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補曰時卒者惡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補曰墮壞也啖助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令不周爾蕭楚曰壞而撤之曰毀夷其險阻曰墮墮猶取也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則郈永屬已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補曰疏曰傳言墮猶取也卽其訓矣而注曰非者何休難云實取當言取不言墮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文烝案范依釋廢疾爲注非傳意也傳專釋墮郈乃承上十年兩圍郈言之十年圍其邑而此年墮其城明至此始取之也左傳稱侯犯以郈叛一再圍之而馳赤設謀納魯圍師侯犯奔齊齊人致郈其事並在十年秋依此傳則彼時魯雖克郈而郈猶兩屬不專屬魯今此墮壞其城魯乃取之故曰墮猶取

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之本訓爲壞世所共知故不煩釋至下墮費圍成又因墮邱及之其理易見故不復發傳也魯所以墮邱費者自爲城固數叛而起注首四句可用亦可依左氏公羊以爲夫子子路之謀也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補曰王葆曰墮邱以一卿墮費以一卿者費强於邱也文烝案季氏有費猶衞孫氏之戚晉趙氏之晉陽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補曰黃齊地○撰異曰齊公羊作晉張洽曰誤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補曰離會致者齊景無信猶危之

十有二月公圍成補曰月者危而伐小邑則爲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補曰傳義已於昭篇論之注非也公實圍成非伐成成而言圍卽爲大非强使成同於國也重發傳者月與不月致與不致嫌有異也左傳稱孟孫不肯墮成公圍成弗克何休曰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傳不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

公至自圍成何以致補曰據竟內兵不致也危之也補曰時特告廟危而書至經因其危而危之諸侯何危爾邊乎齊也邊謂相接補曰爾雅公唯定之行皆致何休曰思邊垂也與疆界衞圉同訓說文曰垂遠邊也國語曰思邊垂之小怨玉藻邊邑鄭君曰謂九州之外是邊之言遠也遠乎此則近乎彼故轉其義而爲近史記高祖本紀齊邊楚交穎曰邊近也是卽范注相接之訓猶言瀕河傍海也成在魯北竟爲魯之遠垂而接近乎齊與竟外兵不異故危之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補曰垂葭衞地亦畏晉○撰異曰齊侯下當有衞侯此脫也左氏公羊皆有衞侯葭公羊作瑕

夏築蛇淵囿蛇淵地名

大蒐于比蒲補曰李光地以爲是年春郊後夫子去魯築囿大蒐皆夫子去後事胡宏已有此義李廉季本皆以

爲然又論於後○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廋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補曰重發傳者非自外入嫌異也或又以其非自外入故不釋入疏曰趙鞅自入已邑以其無君命同于內弗受之文耳文燮案孫林父亦同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補曰朝歌晉人謂之舊衞胡外大夫叛於內又以左傳事論之曰晉卿始禍緣衞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晉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撰異曰公羊作及士吉射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據叛惡而歸善貴其以地反也補曰以地反則非叛矣叛則惡之故上言入非叛則貴之故此言歸若言入于晉是仍叛也呂本中曰不言入不以叛入此說是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補曰疑若大其利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補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於是許之故貴之矣不言復歸者非自外歸位未絕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補曰能悔過者不宜有叛君之事以地正國也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補曰鞅爲荀寅士吉射所伐奔保晉陽其意欲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正國者謂逐寅吉射公羊言以地正國而說之如此則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據是善事其入無君命也凱曰專入晉陽以興甲兵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補曰公羊亦云無君命也聖人之論人亦多術矣其粗者趙鞅之惡亦善其可善其精者則士匄爲非而管仲猶有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歟可而有不可而有可焉故無不可或嚴或寬誰毀誰譽裁自聖心唯變所適

薛弒其君比補曰疏曰傳於弒發不正書日之問則庶子爲君而彼弒者當書月矣於例時卒惡之則薛比亦惡也

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戍來奔補曰段玉裁曰春秋宋公戌向戌皆十二辰之戌也衞公叔戍則戍守字傷遇切世本作朱朱與戌音相近

晉趙陽出奔宋○撰異曰晉左氏作衞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
作晉汲古閣公此同左氏作衞趙陽字也陸淳纂例唯云公羊
羊誤作晉趙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補曰
得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楚强且主兵可知○撰異曰二月公
羊唐石經初刻及板本作三月陳公孫公羊作陳公子牂作
牄鄂本公羊作牄蜀大字本作牄皆誤也徐彥
曰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

夏衞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李吳地補曰當云越地賈逵杜預同
杜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國語曰句
踐之地北至于禦兒韋昭曰今嘉興禦兒鄉是也何休曰月
者爲下卒出○撰異曰檇公羊作醉又作雋國語注或作酏

吳子光卒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杜預曰釋經
所以不書滅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略夷
狄案哀六年左傳楚昭王救陳卒于城父亦不地也

公會齊侯衞侯于牽牽地補曰當云衞地○撰異曰牽
公羊作堅又作摯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補曰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賑祭肉弟之國與之共福補曰注後三句本杜預
依周禮也謝湜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宜與諸侯共之
故不曰賜而謂之歸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月日何也其來
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時焉賜者則親爲之紀時焉
半肉在且上禮所謂生曰房俎也俎實卽祭肉生曰
盛以蜃器祭宗廟之肉曰膰音義曰膰本或作燔
以爲上士案上士亦有采張之後石速爲惠王膳夫
士八人何以知其士也補曰何以見之天子之大夫不名補曰大
夫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
士問經文中大夫言之案曲禮曰天子之大夫八天子之國曰某士
左傳晉韓宣子聘周曰晉士起是也故春秋天子之士則與
列國之大夫皆名石尚欲書春秋記也此卽左傳晉韓起所見之魯

春秋公羊所謂不修春秋石尚所以欲書者蓋以其承周公典策之制備有王禮所謂天下資禮樂而周禮盡在魯者也嘗竊論之此傳言石尚欲書春秋左傳言韓起見魯春秋坊記孟子皆言魯春秋是夫子據魯史記修經之明文也公羊引不修春秋亦似謂魯史記也而漢世諸公羊家及諸讖緯及何休說並以爲夫子廣采諸國史記特造此經非因魯史記之舊以爲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刊而修之託新王受命於魯司馬遷作史記亦言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蓋皆秦漢閒齊趙俗師之夸辭而胡毋子都董仲舒諫語增者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魯也請行賑 補曰經貴王能復正與志以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者天王不行禮於魯卽是失正今由石尚而歸賑羨之故曰貴復正也王樵曰書天王止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稱弟猶未失爲弟之行補曰前有以文其等亦不嫌與自夢同言自不言以非邾庶比也

大蒐于比蒲 補曰疏曰此年無冬蒐文承秋下秋蒐則常事也常事而書者上年夏蒐失正書正以明前不正與書蒐紅意同文烝案此年無冬此蒐或在冬亦未可知左傳載蒯聵彄事在秋辰奔以下俱無傳何休以爲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故其注此云譏亟也

邾子來會公 會公于比蒲補曰此本杜預也在魯地與蕭叔朝穀異故言來實非公會故言會公從沓棐之例不地者文承下可知

城莒父及霄 無冬霄所未詳補曰杜預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魯之西鄙子夏衛人去其家近蓋或然矣定之世不得援夏五傳疑之例去冬者時孔子去魯已將二年兆足以行而不行傷定公季孫之不能有終也廣韻引尸子漢書律麻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夂舟聲舟古文終也隱十年無正而元年有正正隱之始也定十三年有冬而末年無冬惡定之不終也壬申失其所繫其取義亦猶是也不於明年去冬者定

薨在夏故也何休以爲是歲齊饋女樂以間孔子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孔廣森曰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明女樂事實在是冬也文烝案受女樂之後卽郊郊膰不至孔子卽行事皆相接而明年郊在五月知女樂事不在是冬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衞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當定之十三年又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江永據此諸文以爲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在十三年春郊時最得其實也女樂事史本無之何氏說皆不可用而此年無冬就孔子去魯事生義則其來古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爲下牲變起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至死補曰公羊曰漫也何休曰徧食其身俞樾以爲漫卽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曼者延也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初食處也趙匡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繭傷皮膚無有不死者不敬莫大焉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補曰注不達傳意下年食角傳曰志不敬謂偷災之道不盡此以其徧食故曰不敬莫大牛災也廟壞也烝也嘗也諸言不敬皆同義並指實事不志不敬也成七年食角傳曰過有司亦是涉空言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譏不時也補曰正月改卜牛不可知其在某日若使正月上辛本不當郊而上辛前或其後至下辛前忽有改卜牛事或卜牛事於是而卜郊則除前年十二月下辛之卜不計正月下辛爲初卜二月下辛而後從也若改卜牛在正月下辛後則無正月一卜凡三卜而後從也傳言夏始猶可承春此五月不可明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高寢宮名補曰此本杜預也疏曰重發傳者高者大名嫌是路寢之流故明之文烝案劉向說苑以爲諸侯正寢有三曰高寢高寢在中但高寢專爲始封君之寢寢曰左路寢曰右路寢之繼體君惟居二路寢耳路寢有二者子不居父寢故也此論寢制頗有理張尙瑗取之或穀梁家

相傳說歟

鄭罕達帥師伐宋○撰異曰罕公羊作軒後同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渠蔭地也補曰當云地闕左傳曰謀救宋也杜預曰不果救故書次○撰異曰渠蔭公羊作籧篨板本或作籧篨徐彥曰左氏作籧篨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陸淳纂例曰渠左氏作籧篨案今左氏經與穀梁同左傳作蘧挐

邾子來奔喪補曰杜預曰諸侯奔喪非禮也何休以爲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何氏非也諸侯相弔當使士或下大夫從左氏說爲允此蓋在時例不蒙月**喪急故以奔言之**補曰疏曰奔喪非禮公羊曰其言來奔喪急辭也諸侯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申匍匐之情也文烝案經諸言奔者皆是逃避而去奔訓走是急辭喪事以急遽爲主故謂之奔檀弓曰喪事欲其縱縱爾縱縱者趨事急遽貌奔喪禮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夫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奔五服之喪者皆行百里是喪事貴急之一端以其事急故禮謂之奔而策書因之君子取之此與解乞師義正同也傳曰古之人重死故譏弔不及事又書奔喪皆明喪事尚急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撰異曰弋左氏公羊作姒下同徐彥曰穀梁作弋氏字案襄公母左穀作姒公作弋哀公母定公妾也**妾辭也**不言夫人薨補曰既得書明非妾矣而其辭猶爲妾辭**哀公之**母也補曰哀母定公妾也**成風以來**妾子爲君母皆爲夫人弋氏是哀之母其殺不可不書特以未葬未踰年稱子未稱公故不言薨又不言夫人公羊是矣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補曰疏曰范甯薄氏云屬國非私屬五國爲屬屬屬有長曹滕二邾世屬服事我故謂之屬文烝案此月者蓋亦爲下葬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葬喪不以制也宣八年注詳矣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頃熊夫人今此人君嫌禮異故明之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吳也下吳也下吳謂晡時補曰何休曰吳日西晡時文烝案稷卽吳字於六書

爲假借易彖傳孟喜本日中則稷諸家皆作昃書中候握河紀漢碑太元有日稷大稷語晡時者時加申也史記天官書曰日跌至餔餔至下餔餔卽晡字漢書天文志皆作晡五行志有晡時日下晡時素問亦有下晡然則下昃者下晡申時末也又疑日跌謂之日中昃晡時謂之日下昃○撰異曰稷左氏公羊作昃

正傳說乃瓜曰不足乎日之辭也補曰時加於申是不足乎乃者急瓜之辭而也疏曰范例云克例有六克日故爲急辭所謂乃難乎克納不克葬者二而克葬乃克段弗克葬也

辛巳葬定弋補曰君母錄葬明是小君猶未踰年故亦爲妾辭也此皆史文之舊也陳壽祺曰不夫人不小君者哀未君不及尊其母也且定之適夫人不見於經容其時尚存故尊不加於妾母也孔廣森曰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啟禮也文燄案上書八月庚辰朔而九月有辛巳蓋與襄二十八年乙未同例不如葬齊景公著其不正者蓋喪服以年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兼數閏故依常例立文歟數數閏不數閏之說見鄭志荅趙商

冬城漆補曰杜預曰邾庶其邑

眉注坿列

第十二葉十一行王念孫曰酺與胙同說文胙小解也廣雅厄也十八十九行白虎無宋襄第二十葉六行論語東周謂東方之周鄭注以爲據時成周非其義而俗儒增飾爲王魯之說又失之第廿五葉十六行舒書亦作親周卽新周董仲舒書亦作親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四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十四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哀公經傳第十一補注第二十四　哀公定公子史記名蔣世本名蔣母定弋以敬王二十六年卽位閻若璩曰哀公見存焉得有諡必後人以例改繫也汲冢紀年稱魏哀王爲今王史記紀武帝題今上本紀孔子當曰必稱今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侯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許今復見者自復也補曰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定六年鄭滅蔡衰微不能自通於盟會也文烝案杜預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杜說最可據范本何休非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撰異曰左氏公羊無角字案疏引范例云書郊有九其所數九事則遺去成

十年五卜不數又以定十五年及此年之食牛合爲一事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并爲一物又分出上年今年之辛亥辛巳郊各爲一事兩年爲三事舛誤實甚後人據此疏遂疑此年穀梁之經亦無角字矣孫志祖曰范誤據左公羊也

夏四月辛巳郊 補曰高閌曰兩年連書知魯郊歲一行之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 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補曰此此經文也食牛角四月郊備郊之變也傳郊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 **於變之中又有言焉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補曰春秋書郊事皆郊之變也而惟此最爲可言食角愈於偏食食角得郊愈於口傷及成七年之食角四月郊又愈於四月免牲不郊此三句爲一傳綱領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觡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展道雖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天變補曰先出經上二句也志不敬猶成七年傳云過有司謂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成七年言展道盡又言備災之道不盡此但直言展道盡者此處欲明變中有可言之意故省其文乃文章之體也注皆失之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補曰次二句也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四月並廢郊不與此同此郊或三卜而從或二卜而從皆未可知 **五月郊不時也** 補曰謂定十五年 **夏之始可以承春** 補曰雖不時而猶可 **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 凱曰不秋之末猶爲可也補曰五月以後俱不可而成十七年之九月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 在成十七年補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加用文申上意也 **郊三卜禮也** 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補曰此三卜非謂襄七年四月三卜也范言正禮直用下文語鄭非也卜一辛而三顯與傳背求吉之道三公羊文 **四卜非禮也** 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 **五卜強也** 成十年五卜補曰強或作彊 **卜免牲者吉則免之** 補曰成十年襄十一年皆免牲是也 **不吉則否** 補曰成十年襄七年是也 **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

之言緩辭補曰此明傷不自牛作則宜爲急辭矣此年及成七年言郊牛角皆不加言之是急辭也全曰牲傷

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補曰卜牛既定卽稱牲注依左傳卜日始稱牲非也此通解言牲言牛十三文**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補曰免牛者成七年是也時因後牛又有變**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已以傷而稱牛疑不若牲須卜免**禮與其亾也寧有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寧當有卜嘗置之**置嘗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補曰呂氏春秋注荀子注並云置猶委也左傳注云委屬也俞樾取其訓以爲范解增字太多上帝天也天曰上帝以君稱天也此言牛與牲名異而實同故皆須卜**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補曰呂氏春秋注荀子注並云置猶委也左傳注云委屬也俞樾取其訓以爲范解增字太多上帝天也天曰上帝以君稱天也此言牛與牲名異而實同故皆須卜**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不吉則如之何不免補曰經無不免牛事故特明之言與不吉不免牲同**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補曰此承不免牛

言之亦兼說不免牲**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補曰疏曰子者弟子問穀梁子之辭文烝案言子言者弟子自我之意**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補曰疏曰我以六月者穀梁子荅辭文烝案我者我魯亦夫子自我也具牲者先取牛於牧擇其毛而卜之吉則養之十月而繫諸滌宮匆之三月至正月而郊是爲在滌三月春秋緯謂滌爲三牢牢各主一月也其牲帝牲稷牲各一帝牲有變則易稷牲爲帝牲說見宣三年**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補曰十二月不道牲變者經既無其事傳亦大概言之若十二月變又不得以二月三月免牲則亦當道之從正**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一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也正月然後道則二月雖在下辛前已無十一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卜尚合禮郊則踰春我當以其不時記郊然後言其牲變言牲變爲言郊而起是所以該郊也以此觀之襄七年必有牲

補注二十四

變以其不郊故不言明矣定十五年與此同例宣三年成七年則在再有牲變之例與此異矣注言二月三月可知者謂若二月三月有牲變踰春而郊記其郊必言其變以經既無其事故傳亦不言也傳論正月牲變但據初時帝牲若十二月下辛卜郊之前帝牲已有變改卜稷牲爲帝牲而正月上辛之前後又有牲變則不得又有牛不須又卜郊經當書之從再有牲變之例此亦可推而知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補曰此上說春秋所記郊之變其義已盡此復論郊道之正也享謂飲食飲食者禮之所始人之所以相接聖人推生以事死又推祖以至天一以人道接之從而爲之差等故曰郊享道也時春時也禮者前篇云薦其敬薦其美是也注言郊日已逼謂猶及二月三月郊者牲變在二月下辛前皆得有其事矣庀繫釋養字非上文之庀繫也劉向說上宜與禮樂曰爲其組豆管弦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其言本此傳可以推明傳旨**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補曰此下復論春月之郊或從或不從或郊或不郊也問春月郊否何以惡不志志各本誤作恣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注俞皐集傳釋義本改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補曰覆說前文明春郊得時故不志或三月免牲而不郊因亦不志若正月二月有牲變而二月三月得郊亦不志又不言牲變同於常年其以三月免牲亦如之**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補曰言下旬卜者亦大概言之若使中旬未爲辛而下旬無辛則以中旬未卜矣卜必皆前期十日者周禮大宰職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鄭君曰十日容卜辭當依曲禮旬之外曰遠某日以今月下辛卜來月上辛實爲旬有一日是旬之外日也卜至三而止者公羊曰求吉之道三曲禮亦曰卜筮不過三王肅謂禮以三爲成也必以春三月卜者子月有祈穀之義寅月有祈報本之義丑月在其閒郊非春不可故因以爲三卜之節何偃不達禮意乃以春皆郊之說證成晉詔虞淺之譏其誣傳甚焉何休說公羊以爲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范略本之三卜不從則不郊謂三月免牲也傳以祭期卜法上皆未言故具述之申足上意○嘗論春秋書郊九事而已錯綜而不

可紊簡質而多所包所謂化工之文也其中脈絡盡在於傳要須悉心推之耳若左氏公羊及其注疏或有可相補備者文烝既盡取之矣今更記其異說於此左氏杜孔之意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與日牛卜日曰牲謂卜牛既吉未稱牲小得吉日乃稱爲牲但當卜牲與日不當卜可祀與否魯諸卜郊書於經者皆卜可祀與否故皆爲非禮四月四卜者三月每旬一卜四月上旬更一卜四月五卜者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四月三卜者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郊日用辛不必上辛若四月猶在啟蟄中氣內未過春分則辛其月以三月爲正若四月亦可郊襄之三卜春分既耕而後卜郊故孟獻子譏之正月卜牛郊不可廢不郊爲非禮公羊之意書牛再有變猶當更卜牛皆是卜日天子之郊不卜魯郊非禮故卜卜吉則郊不吉則止求吉之道三三卜爲禮四卜爲非禮定之五月郊爲三之正禮用正月上辛徐彥以爲襄之三卜之運運轉也郊之在四月亦是不時何休以爲魯郊轉卜春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秋之義當用周正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定五月郊者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文烝以爲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廣吉於圜丘一祭用冬至不用辛日周官以宋異聞可資博物至於圜丘一祭用冬至不用辛日周官以外不見他書而考大司樂章與漢孝文時竇公所獻書同竇其來已古自史記封禪書約引其文以爲公本魏文侯樂人其來已古自史記封禪書約引其文以爲南郊而鄭君則分郊丘爲二彌縫羣經世所依用此不復論

焉

秋齊侯衛侯伐晉補曰許翰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眾伐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桓統之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陳傅良曰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補曰趙鵬飛曰定公之世撫邾爲厚邾亦事魯爲勤哀卽位而卽伐邾七年之間虐之無所不至諸大夫之意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補曰月者爲下盟日各本此經下衍及沂西田四字傳文又衍取漷東田四字今並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漷東未盡也

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漷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補曰於此兩言未盡明前文濟西汶陽及龜陰亦同也此與襄十九年自漷水爲軌辭正相對故於此發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補曰據左氏續經十四年

則小邾地也後三年州仇何忌圍邾六年何忌伐邾七年公入邾渝盟肆虐莫此爲甚不去盟日者事近且著無待去日而見故還依常例不與眛拔同也上取二邑亦從時例與文七年異文卽此意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胡安國曰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胡本王沿說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補曰鄭說固非江亦失之鄭昭公前稱鄭忽後稱鄭世子忽相對爲義與蒯聵不同蒯聵稱世子自是策書常文納者內弗受也補曰重發傳者納父於子之邑嫌無弗受之義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補曰納稱帥師師明有伐事君將言伐大夫則以帥師師當伐文經辭簡省從可知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衞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衞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補曰此連下作注皆非也齊陽生與子糾同皆正皆非世子陽生取國于荼故以國氏其與荼又非父子也靈公自命輒蒯聵自可稱世子何相妨乎傳謂輒有不受父之義故內非受之例同於常文注誤會傳意謂輒有不受父之事而經因明其可以拒父不思甚矣晉伐衞喪蒯聵以詐謀入戚不聞輒用師相禦觀左傳所載固不得云拒父也公羊下年傳始有距字其事卽指圍戚亦不指此年也拒父之非人皆知之乃因公羊曼姑可拒之謬說而云拒之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者非邪依違其辭又可哂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補曰又申上也若辭王父之命避不爲君志在申父則以親親害尊尊非重本尊統之義故春秋弗

受者明有尊也傳以子不受父其事異常故反覆申言之公羊下年傳曰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何休以爲輒不可以拒父而可以立但非義之高者其說當矣○孟子論瞽瞍殺人一章朱子據以斷蒯聵事竊謂義隨事變有異有同輒可以爲舜而衛之諸臣不得爲皋陶輒而能逃義之盡也衛之諸臣而擅以甲兵伐蒯聵則聵大罪也是故衛之諸臣其義至立輒而止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衛地補曰杜預曰在戚城南案此文全似大棘戰李廉曰夷晉於列國矣○撰異曰鐵公羊作栗亦作秩徐彥曰及鄭罕達戰于鐵者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帥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于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補曰上下無危文者從鄭莊公例有爭國事無危文者從鄭莊公例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補曰爾雅淮南有州黎丘郎州來也臨穨孔安國曰吳伐陳陳亂故乘之以黎丘鐵論云孔子飢於黎丘案論語在陳絕故乏食是後六年事也其地與故蔡都接故曰從我於陳蔡孟子亦曰厄於陳蔡之間後人遂以黎丘目蔡矣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補曰戚不繫衛者主衛之辭足見其爲衛事此經文首尾相明自然之妙李光地嘗發此義

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江熙曰子圍父者爲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國夏首兵則應屬于衛補曰公羊以爲曼姑之義可以爲輒距蒯聵則爲大夫之說也謂可拒非也子不可圍父故不從宋彭城之例此論語不爲衛君人之例子不可有父故不繫衛則爲之意也兄弟交讓無怨則以爲賢且仁子與父爭國則爲深正其義明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父雖以戚事晉子終當以衛事父既不能舍國而逃以從其父則亦已矣奈何以兵圍之哉公羊亦謂父有子子子不得有父乃發其義於上文納世子之經而與衛侯入于夷儀並以不言入于衛爲說足知其流傳之誤而左氏於此但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絕不一言其義則論語爲何說乎明左氏有考史之功無受經之事矣○案左氏考史之功自僖文以後尤爲該備詳密如此文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自足見當時情事時晉之荀寅士吉射與趙鞅爲敵搆兵不已齊衛及魯宋鄭鮮虞皆助士氏

荀氏而齊衛救之尤力左氏詳載其事始於定十四年會牽之謀終於哀五年荀士之奔齊本末具備此年圍戚亦其事也趙鞅居瓘瞶於戚以爲晉援則戚已屬晉矣齊衛圍戚乃是伐晉以救其叛人因鮮虞嘗與伐晉故仍求其爲援論其本謀固非衛圍父而齊助之左氏序事實有條理但瓘瞶實在戚齊視之則晉之援也爲我寇者也衛視之則父也齊圍戚則可曰我以敵晉衛圍戚則是圍父而已矣君子作春秋正名定分論其義之大不論其事之細策書舊文本書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敵晉也齊主兵而衛從焉者也以其事而論則是救晉之叛人以也衛主兵而齊從焉者也以其義而論則是以子圍父首兵之義由此而生戚不繫衛之義由此而起文仍舊史之文而義非舊史之義矣此所以其義則某竊取之者固不必奮筆改易而後謂之竊取也左傳此條何嘗不信而有徵而要非經義所在故惠士奇力辯圍戚之爲救范氏以駁二千年相傳拒父之說於左傳之理上下皆貫而不知其不可也何休公羊注引論語文而鄭君論語注亦引此經論語不爲衛君之義正是此經之義學者明乎春秋事與義之分則可與言春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補曰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所災服虔曰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宜爲天與漢書五行志同公羊謂毀而復立案毀而復立謂之不毀亦可也桓僖並災廟必相接疑其別立廟矣言及則祖有尊卑解經不言及僖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補曰公羊亦曰何以不言及敵也孔廣森曰自義率祖則大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服虔說左氏曰俱在迭毀故不言及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稱帥師有難補曰此注贊啟陽氏故懼晉比年四城許翰曰啟陽魯邑本鄫國也杜預曰魯黨范取旧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堪鼠食地震廟災變異之弗圖而來務此魯之季世也○撰異曰啟公羊作開案公羊經傳孝景時始著竹帛故辟諱改之傳所謂恒事不志公羊則曰常事又曰常之母是辟孝文諱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補曰曾子問載夫子之言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弔焉哀公爲主康子立

於門右北面云云案是時靈公已卒失子又不得稱輒爲某公又不得稱哀公康子竊春秋又不應不志衞侯來蓋禮家於春秋事傳聞不審者多又往往託諸夫子不可不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傳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然則稱人以放放有罪也補曰注是也人者眾辭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補曰秦卒至此始書日者從少進之例非正論也敗殺後秦爲夷狄少進卒之先於楚莒吳又少進日之同於楚莒吳以此見嬴羋爲兩雄也覩於春秋之末可得戰國大勢屢書於越知越將強也屢書鮮虞知中山將盛也書趙鞅歸晉則三家分晉之局也書陳乞弒君則田氏盜齊之形也書癸卯秦伯卒則秦楚從橫角勝之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撰異曰二月公羊作三月氏申志反公羊音試申與宣十七年文侯名同陸德明孔穎達皆疑高祖元孫不容同名段玉裁曰此當從史記作甲字

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 以上下道道者若衞祝吁弒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補曰書其君者以上道道之文也或書衞祝吁宋督或書宋人齊人或書莒人者以上道道之文也稱盜不在弒君不得繫國不得君其君也與刑人同文不以上下道道之文也稱盜以道也 襄七年鄭伯將會中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原如會未是不以弒道道也 春秋有三盜補曰並是士爲賤微殺大夫謂之盜 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補曰當云如盜殺鄭公子斐之屬是 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定八年陽貨取寶玉大弓是補曰左傳周公作誓命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姦 辟中國之三道以襲利謂之盜 卽殺蔡侯申者是非微者也補曰疏曰辟中國之正道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爲主而徼幸以求名利若齊豹殺公孟縶之類故抑而書盜也襲掩也謂求利之心不以禮義爲主而亦是微殺大夫則疏非是而注得之但注謂非微者則亦誤也時蔡已遷于吳之州來據左傳是年蔡昭侯將朝于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逐而射殺之史記蔡世家以爲諸大夫令賊利殺之傳云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則此弒蓋吳意

也中國者對吳之稱事或然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補曰宋公稱人者小邾有罪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補曰此執據左傳是士薦請於趙鞅而執之則晉人非是晉侯以蠻子非中國不入諸執例故略稱人有歸于楚文若不名則與凡國無嫌於生名故名以別其文也公羊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何休以爲此解稱名之意深得其旨但又加以迂曲漫衍之說則非也張自超曰晉執曹伯曰畀宋人者曹伯晉之所欲得非宋之所欲得也執戎蠻子曰歸于楚者戎蠻子楚之所欲得也高潮然曰不曰畀而曰歸爲楚執也且畀對人言歸對國言也○撰異曰蠻公羊作曼徐彥曰左氏作戎蠻子也

城西郛 郭也補曰杜預曰魯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亾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撰異曰亳公羊作蒲徐彥曰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文然案薄即亳字與僖二十一年盟薄同也何氏所據本作蒲者蓋薄字右旁脫其下半遂誤爲蒲而何注乃以爲先世亾國在魯竟其說殊妄 亳社者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之亳社 亾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補曰廟在雉門內之東明亳社亦在東矣周社則在西所謂左宗廟右社稷左傳說季氏執政曰聞于兩社謂周社亳社呂氏春秋狐援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 其屋亾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補曰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以爲揜其上而柴其下汪克寬曰七年左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脩亳社之屋可知文烝案達上十行本作上達蓋誤倒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不書殺弒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補曰據左傳翩弒後卽見殺不書殺者書葬則殺之可知盜賤不足言殺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補曰高士奇引汲冢紀年殷祖乙二年自耿遷于羊作比又作芘或作庇 八年城庇至南庚三年遷于奄○撰異曰毗公庇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衞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閏不正其數閏故明言閏月不如書數字注所用文六年傳文也洪咨夔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再朞若於再朞之中以閏數則朞不再矣是不能三年也列國喪要喪會喪師不能遍喪者皆是獨於此託閏月以著喪期之文丞案下有陽生荼事無危文者亦從鄭莊公例

六年春城邾瑕 補曰邾瑕魯邑蓋失之○撰異曰公羊作邾婁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補曰言及者以尊及卑或是累也國高一日無世臣此許翰洪咨夔楊于庭說

叔還會吳于柏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補曰楚地說見定十四年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不日荼不正也補曰此二事蓋蒙上月荼安孺子○撰異曰荼公羊作舍音舒案古讀舍

皆如此子聲余聲之字通陸淳曰誤也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補曰陽生不入則乞不弒入而後乞弒焉宜以陽生主之不以陽生君荼也補曰既用史文則取此義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補曰新入者正新立者羊亦曰廢正而立不正晏子春秋曰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有君臣之義補曰自非公子之本正者皆入者內不受也補曰重發傳者以正奪不正嫌異故也不各本作弗今依唐石經改荼不正何用不受以其受命可以言不受也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補曰二不受亦依唐石經改陽生其以國氏何也補曰據正取國于荼也何休曰陽生以荼為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殺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此與上不以陽生君荼各自為義荼以不正新立故正者不宜君之荼已受命國實其國故謂之取國于荼不君之可取其國不可此經義之精而傳發之也陽生事與小白不同小白以不正殺正正者實未有國齊小白入于齊陽生以正弒不正不正者實已有國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取國各順經意為說非自相反亦不得以為互相足穀梁之文圓轉無窮鄭君猶惑焉何怪劉敞葉夢得之倫矣王皙曰鄭氏經傳洽熟獨出時輩然旨又性好穀梁往往回護穀梁正患其不精耳乃以回護為病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繒補曰繒本繒國魯所取左傳曰盟于鄫衍不書會夷狄又離會○撰異曰繒左氏公羊作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補曰入不言伐並舉之惡內也公羊公親之不得已也文烝案傳例曰日入惡入者也之失之薛季宣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罪伯者雖執猶以歸于京師魯非霸主而擅相執獲故曰入以責惡之補曰注未句當改云故曰以者不以者也傳發例於此者因以見外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補曰荊以獻武歸內以見外益之名惡也傳曰何爲絕之獲也此曰惡也互以義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徐乾曰臨者撫有之也王者無外謂若守于河陽是內辭也出居于鄭則爲外辭以天下爲家盡其有也補曰疏曰有臨一國之言焉諸侯之臨國亦得補曰謂若公爲竟內不言次鄫未潰不言所在公觀魚于棠竟內不言如晉侯卒于扈未踰竟不言會宋公見釋于薄不言歸明不當言公來也疏但引卒于扈而曰以內外顯地說不了有臨一家之言焉大夫臨家猶諸侯臨國補曰謂若天子之三公以下氏采爲家也疏但舉毛伯劉卷亦漏略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之也補曰言來非臨一國之辭是外之也外之者所以惡之如不欲爲外辭當如徐彥說云以邾子益至自某或云還○案春秋時異事異而文異也趙鵬飛曰說者曰定哀多微辭吾讀春秋未見其微辭也於此尤見預駁公羊曰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補曰公羊曰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何休曰不日者深諱之文烝案春秋之文多殷勤致意於魯哀篇尤甚焉以諱爲說當得經旨鄭玉曰或謂滅者亾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曹亾與虞同故不書滅言自滅也案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難以例觀或又以爲曹亾於春秋之終夫子與滅繼絕之心不忍言滅義失之巧

吳伐我補曰據左傳吳師直造城下雖造城下猶應先言某鄙再爲加文從不以難遫國之例今直言伐者內無改事外召兵戎將不能守其國故直文同魯於諸侯也吳伐本爲前年入邾前年有外魯之辭此亦相因見義傳發外辭義則此可知也董仲舒論哀篇事曰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繁露之言足明變文之義矣何休曰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文烝案何說失之言伐爲平文非諱圍也不言鄙爲直文爲變文非起其圍也左傳亦不言圍但以內外之文相準伐衛侵宋之等則當彼言鄙之文入許圍郟之等則當此不言鄙之文耳左傳曰吳人盟而還不書盟亦諱也杜預所謂恥吳夷之特言之

夏齊人取讙及闡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略齊此言取蓋亦略也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本公羊益爲齊甥依左傳○撰異曰讙漢書地理志應劭注引作鄿闡公羊作僤下同玉篇阜部作嬋字林廣韻並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讙闡字與齊人取濟西田齊侯喪邑故言惡內取是易辭已有明文而惡內之理未顯故此

歸邾子益于邾畏齊故也補曰不言邾子益歸言歸者以魯主其事內外異辭張大亨以爲畏強國而歸之故變文書之非也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補曰重發傳者以內歸之爲文嫌與衛侯鄭等異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略補曰杜預曰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文烝案此亦無專使接公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地也補曰雍丘宋地左傳有明文十三年取師不月知此不蒙上月何休曰疾略之○撰異曰陸淳纂例第十七篇用兵例引趙子曰不言帥師闕文也而第三十六篇脫繆略三十七篇三傳經文差繆略並此條今三家皆有帥師無取易辭也補曰與諸取同例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矣補其不戒備也蕭楚謝湜高閌等說是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左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趙匡用

左氏之意又用啖助說取以得爲義謂凡惡俘之曰取不但敗之劉敞則謂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戴溪又因謂取師獨哀篇兩見蓋春秋末年用師無復節制以至大敗見世變之愈下文丞案穀梁但言易辭此是春秋著例以易見病明非取義於詐之覆之詐之覆之經皆通言敗故乘丘疑戰之等皆言敗晉敗秦于殽匹馬倚輪不反亦言敗也言敗者易與不易皆得包之故前此無取師文今以宋鄭互喪其師近在五年內特變敗而言取別爲一例其辭皆易辭其義以病鄭病宋相對故唯哀篇兩見也戴氏節制之說失其本指而考之又不詳左傳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過武城武城人取邾師此左氏言取師之明文若以莊取載爲取三師則固解經之誤耳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正月邾子益來奔補曰書名者有罪亦所謂奔而又奔之也何休曰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文丞案何氏非也月者以邾最近魯故仍史文繫月也邾邾皆月皆別於他小國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補曰陽生雖正然篡也書日蓋與小白同據左傳是弒也不書弒與楚子卷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喪而致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將宜從此之例補曰伐時齊侯未卒注當言會夷狄伐鄭近大國又當引僖二十六年傳危之之例無取於見惡事

之成月者爲下葬

葬齊悼公補曰不去葬蓋從鄭厲公例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補曰言自齊者左氏定十四年傳云自鄭奔齊也史例不志故經無文不言復歸者蓋雖歸不復其前日在國之位

薛伯夷卒○撰異曰夷公羊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補曰凡書救皆善也伯舉戰稱吳子故不言救今書稱吳從其常文不嫌同中國也狄救齊後有進文此但以書救爲善者事各異也據左傳此救是延州來季子主之不交兵而退不書大夫名例之常也延州來季子杜預謂是季札蓋年九十餘孫毓謂是札之子與孫也趙汸曰救晉救曹救陳春秋末世書救三事可觀世變其始伯主不能自立而諸侯救之其繼中國無伯主可控告而諸侯自相救其終中國不足以爲中國而夷狄救諸夏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補曰據左傳伐我及清戰于郊言其鄙明以魯之不國特爲變文足知吳伐我不言鄙者非爲圍矣是役也冉求帥左師樊須爲右實入齊軍許翰論之曰以魯之微構怨大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俗禮義正勝則國郊之戰非其風

夏陳轅頗出奔鄭○撰異曰轅公羊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與華元同義艾陵齊地補曰常例戰不言伐爲不欲以吳及齊故戰上復言伐若但書戰則當言五月甲戌公會吳及齊國是以吳及齊於文不可惡內此役固可惡也但雖伐戰兩舉若使由內及之之常文終言及齊國書戰無由辟以吳及齊之文故沒公而以齊及吳既從以華及夷以主及客之常例又無以外及內之嫌也戰所以可沒公者內兵屬於吳舉吳則公在可知上書公會不嫌戰無公何休杜預皆以爲魯與伐而不與戰非也趙汸謂以齊主之從外辭葉酉謂沒魯不書者窮於辭其說皆得之若然伯舉吳爲蔡以而不言伐楚不以楚及吳者楚非齊比彼時又進吳稱子故不同耳不致者會夷狄以伐鄰國大惡也前年從僖二十六年之例再見自從常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補曰高閌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逐也○於是孔子以魯召自衛反魯論語讖曰

自衛反魯刪
詩書脩春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言用者非所宜用補曰注丘賦六句杜預語也賈逵曰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出十六井之賦也文烝案賦與稅異賦者賦其馬牛賈杜所同也但杜意田爲一丘之田田者對乎家財之辭既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也賈意田爲一井之田田者對乎丘之辭以一井一馬三牛之賦也左傳孔子云以丘亦足矣似賈得之杜以昭四年傳鄭子產作丘賦亦是於一丘家資之外別賦其田在魯謂之丘賦復古之說又改賈逵田賦之說也凡此皆故既改服虔巨賦復古之說也凡此皆左傳之學也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祇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趙汸曰此與左傳自不同孔廣森解魯語據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以爲卽此田賦昔伯禽征淮夷徐戎芻茭餱糧郊遂峙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此說國語之可通者也公羊何休注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洪容齋亦曰禹貢厥賦厥田不同周禮九賦斂財賄非出於田魯既有諸賦復使出於田是三農九穀之地亦斂其財賄也此又於左傳國語之外其說可通者也古事無徵羣言殽亂今姑並記之用田賦大惡甚於丘甲三軍故略不錄月與稅畝同意左傳曰春王正月用田賦知舊史當有月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爲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乎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補曰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此言古者公田卽藉也異其文者彼論稅此論賦彼當言不稅此不可言不賦也言非正者明用田賦爲什二也用者不宜用也此不言初者蓋亦不以爲常令左氏七年十三年傳稱魯賦於吳八百乘此足明用田賦之故何休所謂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嘗謂魯於是時置乏極矣而傳釋經義以什一爲說左傳記孔子之言云以丘亦足又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三文者其意若一呂本中以爲君子爲政民力屈財用竭則反其本譬諸療病者先實元氣乃攻其病也左氏載續經十四年冬饑則論語所

記葢在
其時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補曰昭公夫人吳之女當時謂之孟子也論語陳司敗曰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若宋女孔廣達曰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杜預曰謂之孟子若宋女孔廣森曰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文公不書葬孟子卒不書葬此其義也公羊何以不書葬孟子卒不書葬補曰疏引范據弋氏書葬也范例夫人薨者十卒者二而書葬者十文公羊何以不書葬孟子卒不書葬也

夏許男成卒補曰時卒亦惡之○撰異曰成左氏或作戍公羊作戍亦或作成案戍音恤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補曰當云鄭地此地近濟水疏曰凡言會者皆外爲主今言公會晉侯則晉侯爲主矣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文丞案疏說未盡凡公會諸國晉侯下皆無及文豈會有二尊乎爲吳以夷狄進稱子不可遂從列數之文與中國同例故加及文而注明其爲書尊及卑也書尊及卑亦進於前之殊會矣黎錞曰經書及皆內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此亦中國及夷狄也黃池之會吳子進

乎哉遂子矣進遂稱子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爲文也必自殘毀者以辟蛟龍之害補曰吳髮短又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杜預以爲仲雍效吳俗權時制宜以辟蛟龍之害服虔劭曰常在水中以象龍子故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補曰魯秉周禮晉爲伯吳欲冠不見傷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補曰魯晉爲伯吳欲冠必因之者疏曰恐臣子不肯變從以魯禮天下共依晉權諸侯所服故也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元端補曰疏曰吳俗祝髮文身皮衣冉服今請加冠於首身服元端則衣冠上下共相掩襲文丞案冠者委貌冠冕端玄而裳下屬以爲襲之言入

也如國語使晉襲於爾門小國襲爲大國襲爲之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藉謂貢獻補曰疏曰貢獻之物著於藉錄以爲常職吳進矣補曰申美之

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累累猶數數也補曰又申美之白吳夷曰謂次序積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言其臣也補曰此皆申上進乎哉句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補曰子者四夷之本爵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楚子其大者也徐子吳子越子之等其次也弦子夔子舒子宗子蠻子萊子滕子陸渾子白狄子戎子也左傳有驪戎男國語亦謂之驪子越范蠡曰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既言不成子則子爲爵稱甚明史記孔子世家曰吳子皆貶從其本爵也此傳自稱本爵也國語晉董褐對吳王韋昭以爲周禮伯執躬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又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據此似吳爵是伯非子但又吉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

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又似此會吳稱公不稱子左傳此盟吳晉爭先卒先晉人外傳又與之異似皆未可據耳自王尊稱至此皆申上遂于矣句 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得冠夫差光子 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補曰注非也謂之好冠是未能言此冠名必請之是欲冠夫差慕中國故大之也五句又以足上吳進之意戰國策謂夫差爲黃池之遇以會爲遇不足據左傳曰秋七月辛丑盟陳傳良曰盟不書者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雖兩伯之辭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又左傳會有單子陳氏曰不書不忍書也公羊解稱子曰吳主會解先晉曰不與夷狄主中國解言及曰會兩伯之辭吳主會而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重吳也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何休曰時吳敗齊臨蒞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勝薛俠轂而趨程端學曰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自伯舉之戰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極矣程略本孫復說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補曰薛季宣曰吳子怠不共戴天之讐爭中國諸侯於外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胡安國曰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於伯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深切著明之義也黃仲炎引魏李克對文侯吳所以亡者數戰數勝民疲主驕也文烝案伯舉黃池皆有進吳文而皆書越入於下文少事備辭約指明百代史家以是爲楷○又案春秋於楚先州之後乃人之後乃有君有大夫有師猶以夷狄視之於吳皆國之最後乃爵之於越始終國之以三國皆夷俗不可治以周禮雖有賢君大夫猶夷也觀於屈原之書不言孔子而孟子稱陳良北學於中國荀子以干越夷貉並言蓋終周之世南人隔絕華風焉

秋公至自會 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補曰疏曰傳例會夷狄不致致者一以吳進稱子二又爲公會晉侯文烝案注雖兼言之其意主於吳稱子也若吳無進文雖晉侯在不致此致公明越人時吳子未歸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撰異曰公羊無曼字段玉裁曰二經亦當然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旦方預意也公羊曰其言于東方何見孛眾星皆沒故補曰此公羊杜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何休曰旦者日方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王應麟曰星孛東方在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文烝案王氏不言其占而言其理最為得之三孛文各不同又左氏載續經明年冬有星孛不言所在杜預曰史失之也今人惑於荒外新法改九重之稱增四七之宿謂其孛亦可以術推實蕩且妄張衡能作器候地震而今不能則術亦不精矣夫日食之道甚著聖人猶不憑術況其他乎竟言洚水警余以災為警卒致太平受嘉瑞斯聖人之志事也大戴禮詰志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川谷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龜龜鶩鳥巢兒蜚蟲不食天駒雒出服河出圖攴大夫謂之盜○撰異曰夏公羊一本作廉王引之曰廉蓋廡字之誤古聲夏廡相近檀弓注以夏屋為門廡相似故廡誤為廉耳區公羊作彄一作嶇

十有二月螽補曰許翰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此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洪容齋曰星孛在眾星皆沒大明將升之旦未有烈於此時者也螽於十三月之閒為害者三木有數於此時者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闕雎之化王者之風麟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補曰疏曰聖人受命則有鳳鳥河圖之瑞孔子言已無瑞應道終不王歸於王德者謂由孔子有王德也文烝案杜語見左傳序斯不王以下皆無之范用已意而失於分別也麟者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故以王德言之麟實為孔子至傳下詳其說爾雅曰麟麋身牛尾一角何休曰一角而戴肉京房易傳曰麐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李光地曰石鼈猶書月日此止書時蓋欲始於春終於春案王應麟嘗言易始乾初九終未濟上九終始皆陽此等姑存其說○撰異曰論衡引公羊說稱春秋曰西狩獲死麟案何注亦曰時得麟而死引取

之也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獲麟自爲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補曰疏曰必使魯引取之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魯史記而脩春秋故也文烝案注疏言脩引而取之言不與魯皆非也麟瑞爲夫子脩春秋至非爲魯至今言魯獲麟則是經之文辭引而歸之於魯以爲魯取之如言引其君以當道引而進之是也此獲爲引取之之辭則非不與之辭其事既與他言獲者異明其義亦不同也引取之者謙不敢當麟爲已出乃善則稱君之恉正以與魯不得云不與也書稱鳳皇來儀汲冢紀年言有麟此經如下傳所云不可言麟來不可言有麟依左傳少皞摯立鳳鳥適至及論語鳳鳥不至之文或當直言麟至爲欲引諸魯而取之故不言至而言獲獲者通生死之稱公羊家謂獲死麟相傳以爲折其前左足而死也注言麟自爲孔子來疏言以夫子脩春秋故此皆穀梁家舊說五經異義載石渠議奏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諸穀梁家皆以爲麟應孔子至劉向說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左氏諸家亦同此說異義載左氏說以爲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鄭眾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

禮三年文成致麟脩母致子之應獨公羊諸家及諸讖緯并何休說以爲獲麟而作春秋春秋乃因麟作史記孔子世家杜預注並依用之而孔穎達引孔衍公羊傳本云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與何氏本絕異是亦與穀梁左氏諸家同矣今以爲母子信禮之說瑣碎未足深據而麟鳳河圖之屬實爲古聖嘉瑞傳言引諸魯而取之則明麟不爲魯來不爲魯來則明爲孔子至穀梁之微言簡語每多如此左傳曰仲尼覩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曰有以告者曰有麟來哉孰爲來哉是皆謂因孔子言乃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是皆謂因孔子言乃知其爲麟故韓子曰麟爲聖人出聖人者必知麟張治深取之此不易之論也夫麟聖人出而適出於脩春秋三年麟既爲聖人出而適出於脩春秋三年之後遂以絕筆焉於是七十之徒因以爲春秋文成所致自後學者相承用之竊嘗推究而信其必然未可任意哆口以相訾議而亦不必狩地不狩地不狩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如胡安國之說也春補曰注當云實狩當書月以見非正又當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之也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補曰大所言公也傳但略言之如而言西狩言狩爲大大由於實非狩非狩由於言西言西從濟西河陽之例又足見大也公羊曰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獲麟大

之也左傳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左氏直記事亦言狩言獲順經言之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雍曰中國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麒麟步郊不爲暫有鸞鳳栖林非爲權來雖時道喪猶苦不喪雖麟一降猶若有恆鸜鵒非魯之常有以非常有此所以取貴于中國春秋之意義也補曰左氏賈逵注曰書稱鳳皇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麟也穎本於賈賈兼通五家穀梁說故據以爲注又引虞書文明春秋之辭不同他經也此中國不專指魯公羊謂鸜鵒非中國之禽麟非中國之獸孔廣森並以中國爲國中彼是此非也夫不外者實外也不恆也在中國之外而不恆故公羊謂之記異要是以極遠之物而爲中國之瑞也大氐麒麟鳳皇龍龜書於物爲靈於聖人爲瑞是故麟鳳之德也靈也爲聖人之神也靈也爲聖人出則瑞矣麟圖書之則瑞矣麟鳳生而在遠猶圖書成而未出不可以言瑞言瑞必自聖人而聖人必在中國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以夏別裔以華殊夷自天下之生未之有改也是故春秋貴焉○王通中說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案此說與文成致麟之義足相發明夫春秋之世天道之變也春秋之書人道之至也書成而麟至則明天道變中有常而天人之意合也魯隱讓國而被弒無後桓弒之而位定文姜弒夫淫兄而令終且子孫世國季氏以盛紀侯得民而滅楚商臣弒父而强衛宣姜以淫長世宋共姬以貞燔死此皆衰周運數適丁極變而然夫子無位顏子短命亦由是也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以仁施人以義治我以智辯理以禮正名皆所以立人道而卒之精和聖制遂致麟祥與包犧之河圖舜文之鳳鳥如出一軌隱然有垂法百世之象謂非天道可乎南宮适問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而夫子不荅朱子以爲卽罕言命之意竊謂胡安國引孟子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天人感應大略固如此矣

眉注坿列

第四葉二十行二吉或作一吉廿二行史記引周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爲郊今姑從鄭說南郊夏日至祭地祇又似以第十八葉十一行依馮光陳晁說則止百八十九年第二十葉七行干卽吳第廿一行閃卽淡字第廿二葉一行毛詩傳亦云麟信而應禮公羊則云仁獸第廿三葉四行曹大家以百葉一體之義說左傳三變李士謙引千變萬化之句證佛書五道蓋亦有理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四終

長洲彭清鄂桐城劉峻校

周易舊疏考正

儀徵劉毓崧伯山著

乾卦

夕惕若厲无咎

王注至於夕惕猶若厲也

正義曰夕惕者謂終竟此日後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若厲者若如也厲危也言尋常憂懼恆如傾危乃得无咎謂既能如此戒愼則无罪咎

正義曰夕惕猶若厲也者言雖至於夕恆懷惕懼猶如未夕之前常若厲也（毛本常誤當今從宋本）案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

爲語辭但諸儒竝以若爲如如似有厲是實无厲也理恐未盡今且依如解之

毓崧案王注云猶若厲也蓋訓若爲如故前疏以若厲爲如似有厲後疏自正義曰至常若厲也亦以若爲如與前疏同自案字以下另爲一解不以若爲如而以若爲語辭與前疏異前疏專申王注不立異說後疏先申王注後抒己見以語意考之必非一人之筆若謂前疏爲唐人之說則不當復引他說於後以自駁其說是前疏非唐人語也若謂後疏爲唐人之說則唐人作疏例不破注駁注者皆是舊疏正義序云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而此疏與王注不合則亦非唐人語也蓋前疏後疏俱爲舊疏而說各不同唐人削其姓名而並載之故前後抵牾耳

保合太和乃利貞

正義曰此二句釋利貞也純陽剛暴若无和順則物不得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會大和毛本和誤利今從宋本之道乃能利貞於萬物言萬物得利而貞正也

毓崧案此莊氏說非唐人語也前疏云此彖釋乾與元亨利貞之德但諸儒所說此彖分解四德意各不同今案莊氏之說於理稍密依而用之既云分解四德依用莊氏則解元亨者固莊氏之說解利貞者亦莊氏之說矣前疏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此三句總釋乾與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此二句釋亨之德也此疏云此二句釋利貞也前疏

解元亨此疏解利貞文義相同必出一手故知此疏與前疏皆莊氏之說唐人加正義曰三字於此疏之首遂若前疏爲莊氏之說此疏爲唐人之說於是莊氏四德之解止有元亨而無利貞矣唐人刪削舊疏不顧前後文往往如此（下文云首出庶物萬國咸甯正義云此二句論聖人上法乾德生養萬物與此疏及前疏文義相同疑亦莊氏之說也）

坤卦

故稱血焉

王注猶與陽戰而相傷故稱血

正義曰言上六雖陰盛似陽然猶未能離其陰（監本陰作陽誤類故）爲陽所傷而見血（宋本血作滅）也

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正義曰釋其血元黃之意莊氏云上六之爻兼有天地雜氣所以上六被傷其血元黃也天色元地色黃故血有天地之色今輔嗣注云猶與陽戰而相傷是言陰陽俱傷也恐莊氏之言非王之本意今所不取也

毓棪案前疏云上六爲陽所傷後疏引莊氏說云上六被傷二說正相符合後疏既爲莊氏之說則前疏亦莊氏之說也後疏引王注以駁莊說是以爲陰陽俱傷不以爲上六獨傷矣而前疏云爲陽所傷則與後疏相背必非唐人之語蓋唐人於前疏削去莊氏姓字而加正義曰三字於上遂攘爲己說而不顧其前後矛楯也

屯卦

乘馬班如匪寇婚媾

正義曰乘馬班如者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匪寇婚媾者寇謂初也言二非有初九與己作寇害則得共毛本共作其今從宋本五爲婚媾矣馬季長云重婚曰媾鄭元云媾猶會也

毓崧案隋書經籍志云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孔沖遠預修隋書在貞觀十年其時馬融易注已亡後二年而作正義安得見而引之故知此疏所引非唐人筆也至於他疏所引董遇易注何晏易注向秀易注顧懽易注莊氏易疏薛虞記王度記隋志或云已亡或不著錄疑亦非唐人所引

蓋皆六朝舊疏也咸卦咸其脢咸其輔頰舌窴卦往窴來連損卦金柅以杞包瓜漸卦鴻漸于磐繫詞上分十三章大衍之數五十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引馬融易注十一條合此卦所引二條共十三條夬卦莧陸夬夬繫詞上大衍之數五十引董遇易注二條益卦風雷益引何晏易注一條益卦利有攸往引向秀易注一條乾卦初九潛龍勿用彖曰大哉乾元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知至至之本乎天者親上與天地合其德知進而不知退坤卦先迷後得主利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師卦長子帥師大有卦應乎天而時行豫卦利建侯行師復卦七日來復恆卦恆亨无咎利貞大壯卦喪羊于易損卦无咎可貞姤卦剛遇中正繫詞上易有四象繫詞下分九章引莊氏易疏十九條姤卦以杞包瓜引薛虞記一條震卦不喪匕鬯引王度記一條

大畜卦

六五豶豕之牙吉

王注豕牙橫猾剛暴釋文暴作突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

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能豶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豈唯能固其位乃將有慶也

正義曰豶豕之牙者豕牙謂九二也二既剛陽似豕牙之橫猶九二欲進此六五處得尊位能豶損其牙故云豶豕之牙柔能制剛禁暴抑盛所以吉也非惟獨吉乃終久有慶故象云六五之吉有慶也

正義曰能豶其牙者觀注意則豶是禁制損去之名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然豶之爲除爾雅无訓案爾雅云墳大防則墳是隄防之義此豶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雖豕傍土邊之異其義亦通豶其牙謂止其牙也

毓崧案前疏訓豶爲損以爲損其牙後疏自褚氏云至除其牙也訓豶爲除以爲除其牙除其牙即損其牙也與前疏之說同自然豶之爲除以下另爲一說訓豶爲防以爲防止其牙與前疏之說異前疏之意謂豶專訓損故云豶損其牙後疏之意謂豶可訓防亦可訓除故云豶是禁制損去之名然以豶字訓防有據而訓除無據故既引褚氏之說而復引爾雅以駁之以語意考之前疏後疏必非一人之筆若前疏爲唐人之說則後疏不應訓豶爲防以自駁其說若後疏爲唐人之說則前疏不應訓豶爲損以自歧其說益前疏後疏皆六朝舊疏而說各不同唐人削其姓氏而並載之遂若一人之說而不知前後之相背也

大過卦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王注體屬上體以陽處陰能拯其弱不爲下所橈者也故棟隆吉也而應在初用心不弘故有它吝也

正義曰棟隆吉者體居上體以陽處陰能拯救其弱不爲下所橈故得棟隆起而獲吉也有它吝者以有應在初心不弘闊故有它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正義曰釋棟隆之吉以其能拯於難不被橈乎在下故得棟隆吉九四應初行又謙順能拯於難然唯只拯初初謂下也下得其拯猶若所居屋棟隆起下必不橈弱宋本弱作若何得云宋本云作之誤不被橈乎在下但經文云棟橈象釋棟橈者本末弱

也以屋棟橈弱而偏則屋下榱柱亦先弱柱盧氏文弨云柱當作棟本宋本棟作榱盧氏文弨從之爲末觀此象辭是足見其義故子產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以屋棟橈折則榱柱亦同崩此則義也毓崧案王注云不爲下所橈前疏亦云不爲下所橈與王注同後疏自正義曰至故得棟隆吉亦以爲不被橈乎在下與前疏同自九四應初以下另是一說不以爲不爲下所橈而以爲下必不橈弱且駁前說云何得云不被橈乎在下既與王注不合亦與前疏不符蓋前疏及後疏之前數語一人之說也後疏之後數行又一人之說也若唐人主前說則必不存前說以自歧蓋前引後說以自駁若唐人主後說則必不存前說以自歧蓋前疏之說與後疏之說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咸卦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正義曰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此以上三十卦爲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爲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案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繫辭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恆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因而擬之何爲不可天地各卦夫婦共卦者周氏云尊天地之道略于人事猶如三才天地爲二人止爲一也此必不然竊謂乾坤明天地初闢至屯乃剛柔始交故以純陽象天純陰象地則咸以明人事人物既生共相感應若二氣不交則不成於相感自然天地各一夫婦共卦此不言可悉豈宜妄爲異端咸亨利貞取女吉者咸感也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既感通以正卽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貞取女吉也

毓崧案此疏先申韓氏之說而後駁之非唐人語也唐人之作正義專主一家不敢稍有異同其駁本注而從先儒者皆六朝舊疏也此疏自案上經之丙至理則然矣申韓氏而駁

先儒自但孔子序卦至何爲不可申先儒而駁韓氏其意以先儒爲是韓氏爲非故先申而後駁也正義序云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又云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若此處有王氏之注而韓氏繫辭注與王說不合自必駁韓而從王今王氏既未注此節又未注繫辭唐人作繫辭疏亦以韓注爲本蓋以爲王注之外注易者莫如韓氏矣若此疏出自唐人之手豈肯駁其說而從先儒之說乎序卦疏云於咸卦之同出一手亦非唐人之筆初已論之矣與此疏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王注輔頰舌者所以爲語之具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可滕口薄可知也

正義曰滕口說也者舊說字作滕徒登反宋本錢本徒登反三字皆係小字滕競與也所競者口无復心實故云滕口說也鄭元又作媵媵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王注義得兩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毓崧案正義序云盡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治乃誅故後之三日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刪定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是鄭氏之說稍異於王注者皆正義所不取也此疏所引之舊說其字作滕與王注

同所引之鄭說其字作朘與王注不同鄭氏之注盡卦文字與王氏同不過訓詁異耳此卦則不惟訓詁異而文字亦異訓詁異者猶且駁之文字異者豈肯置之此疏果爲唐人之筆則必申舊說而駁鄭說今乃云王注義得兩通未知誰得其旨此必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

困卦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王注石之爲物堅而不納者也謂四也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四自納初不受己者二非所據剛非所乘上比困石下據蒺藜无應而入焉得配偶宋本偶作耦在困處斯凶其宜也

正義曰困于石據于蒺藜者石之爲物堅剛而不可入也蒺藜之草有刺而不可踐也六三以陰居陽志懷剛武二又无應欲上附於四四自納於初不受己者也故曰困于石也下欲比二二又剛陽非己所據故曰據于蒺藜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者无應而入難得配偶宋本偶作耦譬於入宮不見其妻處困以斯凶其宜也故曰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也

毓崧案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云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杜注云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彼疏云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乃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藜之間應當碎

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九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彼疏以石爲六三蒺藜亦爲六三此疏以石爲九四蒺藜爲九二說迥不相同易疏及春秋疏俱唐人所刪定而其說互異者二疏皆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劉炫之說與春秋疏異與易疏同春秋疏果出唐人之手必不引劉說於後以自駁己說則春秋疏必不襲舊疏以自歧己說語也易疏果出唐人之手春秋疏必不襲舊疏以自歧己說則易疏亦非唐人語也繫詞疏云困之六三履非其地欲上干於四四自應初不納於己是困於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陽非己所乘是下伺據於九二之蒺藜也與此疏正同蓋亦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

繫辭上

辨吉凶者存乎辭

韓注辭爻辭也卽爻者言乎變也言象所以明小大言變所以明吉凶故大小之義存乎卦吉凶之狀見乎爻至於悔吝无咎其例一也吉凶悔吝小疵无咎皆生乎變事有小大故下歷言五者之差也

正義曰云悔吝无咎其例一也者謂悔吝无咎體例與吉凶一也皆是存乎辭云悔吝小疵无咎皆生乎變者謂皆生於爻也言乎變者謂皆從爻變而來云事有小大者大則爲吉凶小則爲悔吝无咎也云故下歷言五者之差者謂於吉凶下歷次言五者之差別數五者謂吉一凶二悔三吝四无咎

五然諸儒以爲五者皆數列貴賤者存乎位是其一也齊小大者存乎卦是其二也辨吉凶者存乎辭是其三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是其四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是其五也於經數之爲便但於注理則乖今並存焉任後賢所釋釋當作擇

毓崧案唐人之作正義皆回護本注而擯斥他說本注雖與經文不合必曲爲解釋以申之他說雖與經文相符必橫加駁難以抑之周易正義以王注爲主故其序云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是諸儒之說稍異於王注者皆正義所不取也韓氏注大衍之數引王弼之說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證成其義蓋王氏無繫辭注故繫辭疏以韓注爲主唐人之尊信韓氏與尊信王氏無以異也若此疏爲唐人之筆則必力駁諸儒以從韓氏今乃云於經數之爲便但於注理則乖其意頗以韓氏爲不然而以諸儒爲然蓋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韓注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

正義曰京房云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

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滅五大衍又滅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滅之而用四十九但五十之數義有多家各有其說未知孰是今案王弼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據王弼此說其意皆與諸儒不同萬物之策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其用此策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也一謂自然所須策者唯用五十就五十策中其所用揲蓍者唯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虛无非所用也故不數之顧懽同王弼此說故顧懽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只如此意則別无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也今依用之

毓崧案此疏自正義曰以下歷引京房馬季長荀爽鄭康成姚信之說而云未知孰是亦不申釋王韓之說此不以王韓爲主者也自今案王弼云以下申釋王韓之說以爲與諸儒不同又引顧懽注以證王韓之說此專以王韓爲主者也若出自一人之手不應既云未知孰是而又依用王韓之說蓋不主王韓者一人之說也馬季長易注及董遇易注隋志云已亡顧懽易注隋志不著錄唐人著正義者皆不及見其書此疏前半引馬季長注及董遇注後半引顧懽注者蓋前半不主王韓固非唐人之語後半專

主王韓亦非唐人之語皆六朝之舊疏也

繫辭下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韓注離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于水獸麗于山也

正義曰蓋取諸離者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罔罟之用必審知鳥獸魚鼈所附著之處故稱離卦之名爲罔罟也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今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矣其意蓋以諸儒爲是韓氏爲非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亦不滿於韓氏之斆嵰案韓注以爲制器者取乎卦名諸儒以爲制器者取乎卦象正義引上繫之文以證制器者取象不取名且云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矣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亦不滿於韓氏之斆嵰案韓注以爲制器者取乎卦名諸儒以爲制器者取乎卦象正義引上繫之文以證制器者取象不取名且云韓氏疏末云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亦不滿於韓氏之斆嵰案韓注以爲制器者取乎卦名諸儒以爲制器者取乎卦象正義引上繫之文以證制器者取象不取名且云韓氏詞此必六朝之舊疏非唐人語也唐人之作正義惟知阿附本注即使諸儒引上繫爲證以駁韓氏猶將曲爲解釋申韓氏以難諸儒豈肯爲諸儒援據以駁本注之說耶上繫疏與此疏相同亦非唐人筆也

蓋取諸豫

韓注取其豫備

正義曰此九事之第四也豫者取其豫有防備韓氏以此九事皆以卦名而爲義者特以此豫毛本豫作象今從宋本文取備豫之

義其事相合故其餘八事皆以卦名解義量爲此也

毓崧案此疏之意以爲惟重門擊柝一事取備豫之義於卦名之說較合韓氏因此遂謂其餘八事亦取義於卦名則出自揣量之詞未見其合其意頗不滿於韓氏蓋與前疏同出一手亦六朝之舊疏非唐人語也

蓋取諸夬

韓注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正義曰此明九事之終也夬者決也造立書契所以決斷萬事故取諸夬也結繩者鄭康成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義或然也

毓崧案此疏但解夬爲書契不言書契作自何人上文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彼疏云自此已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此九事之第一也所以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也據此則九事之制皆在黃帝以後不在黃帝以前結繩易爲書契亦在九事之中此疏雖未明言當亦同於前疏蓋前疏已詳言之故此疏不復言也僞孔安國尚書序云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興焉彼疏申明僞孔以書爲契始於伏犧在黃帝以前與此疏不合必非一人之筆若韓氏以爲書契作於黃帝以後則易疏書疏各從其家尚爲有說今韓氏既未明言本可自申己見何由不顧彼疏而歧

異若此足知前疏及此疏俱非唐人筆矣上文葢取諸大過正義云九事上從黃帝下稱堯舜與前疏及此疏同亦非唐人之筆

是故其辭危

韓注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

正義曰易之興也至易之道也此一節明易之興起在紂之末世故其辭者憂其傾危也以當紂世憂畏滅亡故作易辭多述憂危之事亦以垂法於后使保身危懼避其患難也周氏云謂當紂時不敢指斥紂惡故其辭微危而不正也今案康伯之注云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則似毛本似作以誤今從宋本下文似字同周釋爲得也案下覆云危者使平則似危謂憂危是非既未可明所以兩存其釋也

毓崧案此疏自始至終共有四說自正義曰至避其患難也以其辭危爲憂危此第一說也自周氏云至故其辭微危而不正也以其辭危爲微危此第二說也自今案康伯之注云至則似周釋爲得也以微危之說爲是憂危之說爲非此第三說也自案下覆云至所以兩存其釋也以爲憂危之說亦有據當與微危之說並存此第四說也四說意各不同葢皆六朝舊疏唐人惟存周氏之說其餘三說皆削去其姓氏遂若唐人自駁已說以從周氏又若唐人自申其說謂當與周說並存前後自相齟齬甚矣其謬也

說卦傳

周易說卦第九

正義曰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後說卦之前以彖象附上下二經爲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以王本以作之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爲第九今從宋本

毓崧案孔氏正義序論十翼云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无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分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二上彖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以此疏與彼論相較判然不同論以上下彖上下象爲四翼疏以彖象附上下二經爲六翼其不同一也論以上繫爲第五翼下繫爲第六翼疏以上繫爲第七翼下繫爲第八翼其不同二也論以文言爲第七翼疏引先儒之說以文言爲第九翼又以爲十翼不數文言其不同三也論以說卦爲第八翼疏引先儒之說以說卦爲第十翼又以爲十翼之中說卦第九其不同四也論以序卦爲第九翼雜卦爲第十翼此疏之述十翼不數序卦雜卦序卦疏以序卦爲第十雜卦疏以雜卦爲第十一其不同五也若王氏韓氏之數十翼與鄭學之徒不同則正義勉從其說以致前後不符尚爲有因今王氏韓氏俱未言及十翼孔氏之論十翼本以自申己說則作疏當以己說爲主何由不顧前論而歧異若此足知此疏非沖遠筆矣繫辭上云周易繫辭下第八序卦云周易序卦第十雜卦云

周易雜卦第十一諸處標題與此疏合諸疏亦
不引申十翼之論蓋皆六朝舊疏非沖遠筆也

善化劉鉅
長沙王先謙校

南菁書院

尚書舊疏考正

儀徵劉毓崧伯山著

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

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羲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明言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網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網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

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元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
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
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
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
聖人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
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
賢其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衰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
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
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
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
伏羲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皇當作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
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
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
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
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
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羲前也其蒼頡則說者
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元皆云
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
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閒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
包犧蒼帝之世愼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

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宋本蜚作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疏仡宋本疏仡作流訖非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疏仡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元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當作云亭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王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

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元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毓崧案此疏自始至終共有三說皆非唐人語也自正義曰至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謂書契始於伏羲三皇已有文字此第一說也自尚書緯及孝經讖至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謂書契始於五帝三皇無文字此第二說也自藝文志曰至而怪有夬卦乎謂三皇之前已有書契伏羲始用以教世此第三說也第一說從傳第二說駁傳非一人之筆也第二說駁傳第三說申傳非一人之筆也第一說與第三說雖皆以傳爲是然第一說謂伏羲時始有文字第三說謂伏羲之前已有文字究屬不同亦非一人之筆也唐人削去第一說爲唐人釋傳之詞削去第二說之姓名而加正義曰三字於上遂若第一說爲唐人釋傳之姓名而加如此不同者五字於上削去第三說之姓名而加若然二字於上遂若第二說與第三說爲唐人自難自解之詞其用心誠巧然前後矛楯之迹究不能掩也蓋第一說謂傳據繫辭而第二說云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第一說謂後世聖人卽伏羲而第二說云後世聖

人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皆是駁詰之詞第二說謂後世聖人卽黃帝堯舜而第三說云不指黃帝堯舜第二說引尚書緯及孝經讖而第三說云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亦是駁詰之詞自難自解者語氣豈應若是唐人攘竊之術不幾於欲蓋彌彰乎況繫辭云蓋取諸乾坤彼疏云自此以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此九事之第一也所以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也繫辭又云蓋取諸大過彼疏云九事上從黃帝下稱堯舜連延不絕更相增修也二疏皆謂九事作於黃帝以後非作於黃帝以前雖未明言書契而既在九事之中亦必以爲黃帝堯舜所作非伏羲所作矣其說與此疏第二說同與此疏第一說第三說異蓋易疏襲易之舊疏書疏襲書之舊疏故往往自相歧異耳此疏之第一說若是唐人之語必不引第二說以自駁第二說非唐人語也第三說若是唐人之語必不引第三說以自駁則第一說亦非唐人語也

堯典

昔在帝堯

正義曰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

舜及禹之名據此是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毛本名作明據校勘記改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元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連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得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

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傅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謐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固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號嵓案此疏自言堯者至不應殊異一人之說也自案鄭于下亦云至此所以出衆而高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堯爲帝名後一說引謐法釋名及譙周馬融說以證堯爲帝謐又引檀弓以證生爲號死爲謐其不同一也前一說引下傳云虞氏舜名以諡舜爲帝名後一說引鄭氏書注及鄭氏中候注禮記注以證舜爲帝謐且謂傳所云舜名亦指號謐之名其不同二也前一說謂禹爲名後一說引帝繫以證禹爲謐文命爲名其不同三也前一說謂湯爲名後一說引論語注以證湯爲謐履爲名其不同四也前一說謂放勳重華文命非堯舜禹之名後一說引皇甫謐語以證放勳重華文命爲名其不同五也二說之歧異若此必非一人之筆若前一說爲唐人之語不應存後一說以自駁則前一說非唐人語也若後一說爲唐人之說則唐人作疏不敢與本注立異傳不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唐人安敢以爲堯舜禹之名且既以爲名何以堯典疏解放勳舜典疏解重華禹謨疏解文命

復不以爲堯舜禹之名則後一說亦非唐人語也下文云有虞舜彼疏云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以舜爲生號與此疏後一說同所謂前已具釋者卽指此疏後一說蓋亦非唐人語也

宵中星虛

傳云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於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卽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卽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

毓崧案舍人爾雅注隋書經籍志不著錄李巡爾雅注隋書經籍志云已亡孔沖遠預修隋書在貞觀十年後二年而作書疏安得見而引之此疏引舍人注他疏或引舍人注或引李巡注蓋皆六朝舊疏非沖遠筆也堯典平在朔易舜典濬哲文明皐陶謨知人則哲禹貢弁服織皮允征殲厥渠魁太甲旁求俊彥盤庚世選爾勞茲予有亂政同位朕不肩好貨泰誓播棄犂老牧誓如虎如貔洪範曰燠立政自一話一言費誓峙乃楨幹引舍人爾雅注十四條合此篇所引一條共十五條堯典平在朔易舜典望秩于山川流共工于幽州帝乃殂落益稷合止棁敔簨虡元纁導河積石至于大伾東出于陶邱北導渭自鳥鼠同穴盤庚若顚木之有由枿說命得諸傅巖泰誓宮室臺榭武成華山之陽顧命狄設黼扆仍几呂刑刑辟引李巡爾雅注二十二條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正義曰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

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爲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毓崧案唐人作疏不敢輕議注家豈敢疑經疑聖此疏云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是疑尚書也又云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是疑春秋傳也又云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是疑堯舜也以此疏推之他疏凡疑本經疑他經疑聖人者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舜典蠻夷猾夏疏云辭頗增甚此疑本經者也大禹謨誓于師曰疏云隱八年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穀梁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武成云分土惟三疏云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周官云夏商官備疏云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備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此疑他經者也堯典云女于時疏云案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于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此疑聖人者也

帝曰往欽哉

傳云敕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狠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狠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狠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毓崧案此疏自傳解鯀非帝所意至遂用之一人之說也自孔之此說至以供一切之求耳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以傳爲是故引管仲陳平以申之後一說以傳爲非故據馬融李顒以正之二說判然不同若前一說爲唐人之語不應存後一說以自駁則前一說非唐人語也若後一說爲唐人之語豈肯不從本注則後一說亦非唐人語也

舜典

鞭作官刑

傳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毛本滌作條十行本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爲滌器之滌因改而爲滌此正義例也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

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衞侯鞭師
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山鼎井云隨恐隋誤校勘記云
字歐陽詢書皇此說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隨
甫誕諸碑可證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毛本刑作形誤
者言若於毛本於作與誤今从十行本
必有定數也
毓崧案隋書刑法志云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尚書
左僕射渤海公高熲上柱國沛公鄭譯上柱國淸河郡公楊
素大理前少卿平源縣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縣公韓濬比
部侍郎李諤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
名有五一曰死刑二二曰流刑三三曰徒刑五四曰杖刑五
五曰笞刑五而鏁除前代鞭刑志又載高祖詔曰鞭之爲用

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纔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
刑此隋人始廢鞭刑之證但尚書正義作於貞觀十二年刪
定者皆係唐臣其時隋亡已久稱述隋代之事不當仍云大
隋此疏必隋人之筆非唐人之筆也王氏鳴盛云此經疏名
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
經刪淨處元文猶有存者其說最確王說見尚書後案卷二十七

讓于朱虎熊羆
傳云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
正義曰知垂益毛本無益字據校勘記補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
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卽此朱虎熊羆是也
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

耳益是臯陶之子臯陶卽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斯伯與亦難知也蓋不滿於傳之詞非唐人語也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

傳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

正義曰三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毛本皆作肯誤今改正）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曰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

毓崧案此疏自三謨其目正同至禹在舜時未爲君也皆是舊疏唐人削去其姓氏而加正義曰三字於上遂攘爲己說耳蓋顧氏在唐人前唐人果以顧說爲然則當詳載顧說而云已意與同豈有詳述已說而轉略顧說之理故知所謂亦同此解者顧氏同於舊疏之說非同於唐人之說也（下文愼厥身修）

思永惟帝其難之伊訓太甲元年具訓于蒙士咸有一德爲上爲德泰誓侈服放誓戎車三百兩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正義云顧氏亦同者凡八條合之此條共九條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

傳云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漫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也

毓崧案此疏自詩傳云至是言禹登山之意也一人之說也自孟子曰至故言分布治之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禹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後一說謂禹自分布治之前一說引左傳爲證後一說引孟子爲證二說判然不同若前說爲唐人語則不當存後說以自駁若後說爲唐人語則不當存前說而不駁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傳云有窮國名羿諸侯名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毛本無難字據蒲本補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

毓崧案此疏自襄四年左傳曰至羿是其君之名也一人之說也自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至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從傳說以爲羿是有窮君名引左傳爲證後一說不從傳說以爲羿是善射之名非是人名引說文淮南子楚辭歸藏及賈逵爲證二說迥不相同若前說爲唐人語不應存異說以自駭若後說爲唐人語不應與傳立異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傳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

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宋本天作太非子計

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
由羿耳
毓崧案此疏云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新唐書歷志引
劉光伯之說云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二者語意正
同此疏必光伯之筆非唐人之筆也
辰弗集於房
傳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
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
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毛本

此作之非今從宋本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其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愼疑甯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毓崧案新唐書歷志云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愼疑甯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與此疏之說語意正同此疏益亦光伯之筆唐人削去其姓名遂攘爲己說耳

帝告釐沃

湯始居亳

傳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

正義曰孔言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之居商邱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邱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

毓崧案傳謂湯自商邱遷亳疏謂湯非自商邱遷亳且引八遷之說以駁傳傳必是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仲虺之誥

九族乃離

正義曰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元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元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閒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

九族有屬文便也

毓崧案此疏自漢代儒者至亦謂高祖元孫之親也一人之說也自謂萬邦惟懷至有屬文便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九族爲同姓後一說謂九族爲異姓必非一人之筆若前說爲唐人語則不應存後說以自駁若後說爲唐人語則不應存前說而不駁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漢代儒者漢字之上謂萬邦惟懷謂字之上本有舊疏姓名唐人削之耳

祖乙

祖乙圮于耿

傳云亶甲子圮于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

地乃遷都於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於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于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于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於耿經言圮于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鄭元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

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亶甲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毓棪案此疏自孔以河亶甲居相至故孔爲此解一人之說也自謂古人之言至未可依信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祖乙圮于耿遷于相祖乙圮于耿申傳之說後一說謂祖乙圮于耿遷于他處駮傳之說二者判然不同若前說爲庶人語則不應存異說以自駮若後說爲庶人語則唐人作疏豈敢破注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

高宗肜日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傳云耳不聰之異雊鳴

正義曰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雊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

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
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
孽則同與孔意異
毓崧案洪範五行傳及劉歆鄭康成皆謂視之不明則有羽
蟲之孽獨僞孔傳謂聽之不聰則有羽蟲之孽二說不同此
疏謂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亦不滿於傳
之詞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泰誓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刳也今人去
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當作刳亦刳朱本刳作剔非之義也武王以此
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
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已以爲罰輕紂欲重
刑乃爲熬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
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毛本於作以誤今從朱本炭火之上使有罪
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已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
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
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毓崧案此疏自焚炙俱燒也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一人之
說也自殷本紀云至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又一人之說也
前一說謂忠良孕婦不知其姓名後一說謂孕婦即比干妻

前後相背必非一人之筆

武成

武成

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以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祖父之意告（毛本告今改作害誤）神陳紂之罪也自旧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有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記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詞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毓崧案此疏疑武成有脫錯引左傳及湯誥爲證謂作傳者

明知失落恥而不言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罔有敵于我師

正義曰史官敘事得言有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隋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

毓崧案此疏若是唐人之語不應云我大隋蓋隋人舊疏唐人削其姓名耳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

傳云不放而殺紂自焚也

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曰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

毓崧案傳以爲紂既焚死故不放疏以爲紂不焚死亦不放疏說與傳說不同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歸禾

作歸禾

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王啟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

周公當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

毓崧案此疏自禹者和也至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一人之說也自王啟金縢至故以歸周公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歸禹年月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後一說謂歸禹年月必在啟金縢之後二說不同必非一人之筆無逸

肆祖甲之享國

傳云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正義曰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毓崧案傳謂殷家祖其功疏謂殷家未必祖其功疏說與傳說不同必是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君奭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正義曰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毓崧案此疏自夏社序云至或兩字一誤也一人之說也自

案字以下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太戊時之臣扈非湯時之臣扈後一說謂太戊時之臣扈卽湯時之臣扈二者迥不相同必非一人之筆

將蒲姑

周公告召公

傳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

正義曰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旣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毓崧案傳謂周公使召公作策書疏云不能知其必然否也蓋不滿於傳之詞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立政

三亳阪尹

傳云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

正義曰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本有其事文王旣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卽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

毓崧案此疏自亳人之歸文王至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一人之說也自卽如此意以下又一人之說也此意之此字必指他人之說言非指已說言也若是一人之筆則卽如此意之語何所指乎

周官

六年五服一朝

傳云五服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

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脩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

毓崧案昭十三年左傳疏云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閒與彼義符同明此是舊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不信蓋周公成王之時卽自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一見唯言貢物何必見者卽是親朝各計道路短長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爲朝未有明據大行人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尚書六年一朝尚書何以違禮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元以爲時見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見鄭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意耳非有明文可据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此再朝而會未必卽如鄭說時見爲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大行人歲一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也與此疏大略相同左傳疏及書疏詩疏皆以劉光伯爲本此疏疑

亦光伯之語說羊先君子左傳舊疏考止

賄肅愼之命

成王既伐東夷

傳云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

正義曰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卽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愼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卽政奄與淮夷近者尙叛明知遠夷亦叛葢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

毓棪案此疏自多方云至不知何時伐之一人之說也自魯語云至不是成王親自伐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成王自伐東夷後一說謂成王使偏師伐東夷前一說謂成王伐東夷不知在何時後一說謂成王伐東夷卽在伐淮夷之時前後不同必非一人之說

康王之誥

皆布乘黃朱

傳云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元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卽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

毓崧案此疏自諸侯朝見天子至必當少陳之也一人之說也自案周禮小行人云至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諸侯皆獻馬後一說謂惟二王之後獻馬二說不同必非一人之筆

畢命

分居里

傳云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

正義云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卽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

傳云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

正義曰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

毓崧案前疏謂分居里卽殊厥井疆後疏云殊其井田居界亦謂分居里卽殊厥井疆若二疏出於一手則分居里之解與殊厥井疆之解必相符合今前疏解分居里既以爲非異居後疏解殊厥井疆又以爲異居二說不同疑非一人之筆

呂刑

案此疏本許氏至苗民云云蓋即據許說而申之

蚩尤惟始作亂

自漢劉向至天下至必亦造虐刑也

傳云言蚩尤造始作亂

正義曰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

毓崧案此疏自蚩尤始作亂至不知造何事也一人之說也自下說三苗之主至必亦造虐刑也又一人之說前一說謂蚩尤所造不知何事後一說謂蚩尤所造卽是虐刑二說不同必非一人之筆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傳云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吏民毛本民作人今據正義改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毛本民作祇今據正義改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卽羲也黎卽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卽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元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

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義也

毓崧案書疏以僞孔傳爲主鄭注與傳異者必申僞孔而抑鄭此疏云於鄭義爲不愜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義其意頗不滿於傳蓋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庶有格命

傳云庶幾有至命

正義曰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

毓崧案此疏自格訓至也至不知是何命也一人之說也自鄭元云至亦謂壽考之命前後不同必非一人之筆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格命不知是何命後一說謂格命是壽考疑疑

宮辟疑赦

傳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

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

毓崧案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此與舜典鞭作宮刑及武成罔有敵于我師疏皆稱大隋乃隋儒語也此經疏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經刪淨處元文猶有存者據此則此疏是隋人之筆非唐人之筆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六終

仁和邵順顯
長沙王先慎校